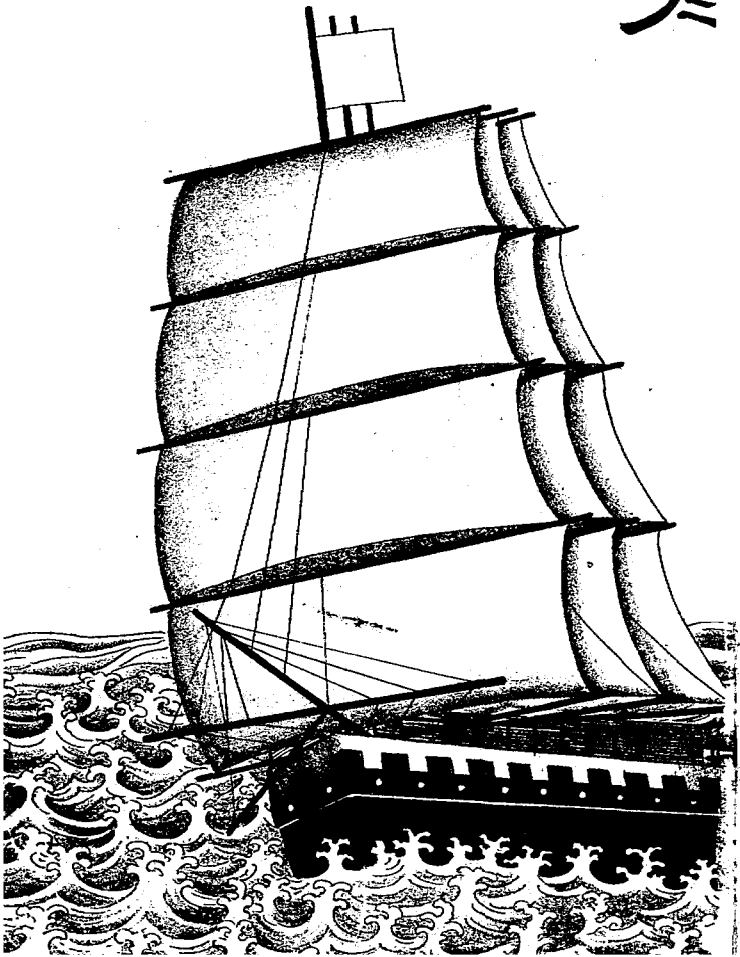


臺 無 梁



軍事
小說

新舞臺

編二

軍事
小說
新舞臺二編
目次

- 一 怪巡洋艦
- 二 東亞之戰雲
- 三 敵傍軍艦事件
- 四 徒步競爭之歷史
- 五 南洋貿易及人外境
- 六 丁抹之商人
- 七 香賓酒及黑死病
- 八 船尾甲板之慘劇
- 九 船長被縛

十 俄國之偵探

十一 船長投入海

十二 船具室之脫離

十三 甲板上之活劇

十四 海光丸之結果

譯者曰余讀新舞臺第一編畢見其布置井井將由預備時代而入於實行時代意其第二編必將單刀直入前編所設諸疑陣一一解決之及讀本編畢乃與前事絕不相侔另闢一機局噫此何爲者耶余聞小說以耐人尋味爲最佳請諸君一深味之其能悟乎抑否乎則三編之出必急欲一讀拍掌歡迎之矣

乙 巳 孟 夏 識

軍事新舞臺編二

日本押川春浪著

昭文東海覺我譯述

小

說

林

一 怪巡洋艦

扶桑三島形勝天然。旭日徽章迎風蕩漾。北望俄夷張其血盆之口。舞其尖利之爪。欲攫睡獅而資其大啖。以我同種之隣國受賤族之欺侮。是可忍孰不可忍。本此原因。戰爭之風雲。遂壓全國。新聞紙之議論。大和魂之國民。戰！戰！！戰!!!之聲。如銀濤白浪。我國民之愛其祖國。亦可見矣。

吁！一度呼戰聲中。遂出一不可思議之大秘密事。於是日墜西隅。更鼓頻催。黑雲四蔽。星月無光。之夕。時電光閃鑠。波影微明。忽然一艘之怪軍艦。次第近我帝國海岸。其艦首之目的。直指東京灣而來。不能辨其爲何處之軍艦。

又不知由何方而至。有何事故。黑暗之水面。又難辨其船體之裝飾。但見檣端。揭白色之船燈。船傍紅綠之燈。互相輝映。左右舷窗。四圍盡閉。其隙處。僅有微光外洩。觀其軍艦之速力。一時間。殆不下二十五海里。未幾。直入東京灣。望不夜城之橫濱市街而進航。

東京灣之口。有觀音崎炮臺。時怪軍艦過於其前。炮臺之上。即放出七萬五千燭光之探海電燈。光芒四射。軍艦無可逃避。於白浪滔天之中。照見駛行怪軍艦之全體。具六千餘之排水噸數。凸出二本煙筒。縷縷濃煙。昇入天際。高矗二本之檣。其模樣若裝甲巡洋艦。全體飾白色。又可怪者。艦首之尖端。附一金色燦爛之美人像。其紀念乎。遺像乎。抑標記乎。船主乎。均不能測度。其巍然之戰鬪樓。聳於中部。長蛇形之艦橋。橫亘於右舷。露炮臺之速射炮等。皆爲新式製造。甲板上武裝之士。活潑之態度。雖世界最有名之軍士。亦

不能望其肩背。眞出於人之意表。及電燈之光芒照至艦尾。艦尾記有金文字。依稀認出爲軍艦之名。不禁譁然驚叫。呆若木雞。

今夕守觀音崎砲臺之值班軍人。忽見夢想所不及之軍艦。若無照海面之探海電燈。則怪軍艦乘黑暗而入。襲有名之東京灣。及不夜城之橫濱。誰得而知之。危矣殆哉。

橫濱之市街。與港內之碼頭。僅數里之距離。但見怪軍艦。緩其速力。蒸汽機關之音中止。時港內有碇泊十數隻列國軍艦。若尋常軍艦。必發豫告之信號。示以夜間入港。而此怪軍艦並不示信號。初則有人港之模樣。繼則并入港之模樣。而無之。其不碇泊也明矣。然又何故。止其蒸汽之機。況此處海中。尤非投錨不能穩泊。此軍艦之重量。豈僅止其機。即可不至飄泊。幸而天佑斯船。寂寂海面無一陣之風。六千餘噸之軍艦。竟能如山之峙於海中。若

果何爲耶。實令人不可思議。

觀音崎炮臺之電光。直射於渺茫大海。而察此怪軍艦之行爲。彼無端泊於港外。驚海鳥之夢。醒波上之眠。呱呱之啼聲。飛翔於左右時。夜半二時也。軍艦既止其機。乃下甲板上。一隻之電氣舢板。此艇依電氣力而行動。近世英國太姆士河之造船所。與佛國先爾婆爾造船所之製造。其艇雖小而占重要之位置。英佛海軍。尙未使用較之棹行舢板。蒸汽舢板。火油發動機。舢板雖皆行動無聲。而電氣舢板尤爲迅且疾也。夜間行秘密上陸之事。無有便利於斯者。

電氣舢板。漸次下舷梯。浮於水面。中部之艦長室。其扉忽呀然開。現出三人。室中有輝煌之電氣燈。扉啓即閉。其光隨滅。然三人之姿態。已映於觀音崎砲臺值班軍人之眼簾。三人確係本國國民。先跨出於甲板上者。係一年近

五十威風凜凜之海軍士官。身著艦長之服飾。其次跨於甲板上者。纏水色之西洋貴婦人旅行服。其容顏乃日本之貴女也。態度窈窕。風韻秀逸。一見而知爲絕世美人。其後一人。狀如從者。着黑色之普通洋服。身長六尺。眼光炯炯。骨格偉岸之丈夫。非尋常男子所可彷彿也。

三人既至甲板。其扉忽閉。一望四周。宛若地獄。黑暗莫能分辨。三人緩緩靜步。并蹙然之足音。而無之。及舷門。則左右分列一隊之武裝水兵。以送夫人之上陸。

甲板上。有士官一人。聽三人之來。乃出其豫備之遮眼燈。以右手點之。此遮眼燈。軍中秘密燈之一種也。係阿米尼歐姆全屬所製。形如六角箱。一面嵌厚凸鏡。箱內依光線之作用。屈折四射於凸鏡之方。以照遠處。他人不能見其光之所在。士官既點遮眼燈。舉以照甲板。引導三人之步履。既近舷門。艦

長呼士官曰『布引太尉。可準備上陸。』

布引太尉何人。即甲板。上士官之名也。士官步近遮眼燈之光處。向舷門而答曰。『艦長閣下。電氣舳板。本長坂中尉所駕駛。桃井男爵夫人。欲於何時準備上陸乎。』艦長聞桃井男爵夫人。何時上陸一語。覺腦殼中千頭萬端。盤旋不定。如生死之相離。如天涯之遠別。依依私情。無言可語。轉瞬絕世。美人之顏。恨不能化成一羽。隨之俱去。此同時。出舷門之際。一剎那間。彼美將下電氣舳板。如勞燕之分飛矣。艦長方呆思。而舳板上電氣機關室之窓啓。突出一士官之首。望其顏。知爲長坂中尉。

艦長更眺陸地。隱現點點之燈光。煤氣燈與電氣燈。互爭光輝。時正夜半。舉眼四望。萬籟皆寂。惟有空氣輕傳。橫濱各機廠之機聲。耳當此之際。雖放浪形骸之士。亦不免由景生愁。由愁生恨。况乎艦長海國奇才。親歷艱辛之偉丈。

夫哉。其胸中無限之感慨。如潮水之驟漲。慨然向絕世美人曰。『男爵夫人。予今宵之遠眺。百感交集。迴想往日經營如幻影。如水泡。自別帝國。已歷二十年之歲月。庸庸碌碌。愧無以報我國家。乃於此黑暗之海面。復得覩日本之海岸乎。』美人轉眸對曰。『有明大佐閣下。猶憶前幾年閣下去官辭日本而游於天涯海角。與魚蝦爲友。荏苒荏苒。倏忽二十年。想妾幼時。渡海外。經千變萬化之境遇。得歸日本。居僅數月。又浮於海。生乎死乎。我日本同胞。誰得知之。幸上帝眷佑。今夕又得逞我強力。乘新造軍艦。而近本國之海岸。妾一般之悲傷感慨。較閣下又進一層也。』艦長有明大佐。撫其美髯曰。『我當初常疑此行。已入冥界。今始知其不然。』男爵夫人曰。『我等乘軍船。爲鬼神莫測之舉。然余決此行之必驚動天下耳目也。』有明大佐笑容可掬。呼曰。『謹祝夫人。』此時甲板上僅夫人與從者。從者一勇士。右肩擔堅固

革製之囊。其中充滿皆金貨。彼立少時。即移右肩之革囊於左肩。曰。『夫人。今夕秘密。上本國之陸。確爲神出鬼沒。然他日我帝國迎軍艦。歸入海軍籍。始爲歡喜之日也。』夫人頷之。大佐以手叩勇士肩曰。『荒浪少尉。無忘我言。時刻保護男爵夫人。代我身先入本國。出爾天賦之神力。盡其責任。注意萬事。不愧爲愛國之男子。』此勇士姓荒浪。名鯨之助。日本之勇敢奇男子也。荒浪徐摩其腕曰。『謹領雅命。鯨之助。所應當之義務。即出死力以護夫人。彼夫人固愛國者之原動力也。大佐閣下。靜以待之。幸勿懸念。』時大佐之面。益發現其壯快之狀態。更放眼望燈光輝映之大陸。思欲有言。而聲已洩於唇外。曰。『嘻。我日思念日本之山河。彼負八千代之榮光。』大佐言至此。遙指橫濱之市街曰。『夫人乎。何長夜之景色。益生趣味。我思二十年以前。帝國之海軍。時極微弱。余嘗乘鐵皮之軍艦。屢行過此處。時正夜半。遙望橫

濱市街。僅如漁村。於頽垣。鑿牖間。畧洩燈光耳。悲慘之景象。實令人思之。酸鼻。今日輝煌上下。十分燦爛。所謂人事茫茫。變無定期者。非耶。我同年之輩。一別二十年。生者幾人。死者幾人。未能深悉。然彼等焉知我營異境奇妙之生活。於海上。雖愛戀日本。而悠悠卒歲。尙不知何時。方得機會。歸此樂土。今夜窒礙於此次航海之秘密。無法以觀此秀麗之山水。徒見富士山奇峯。直聳雲際。三浦半島。橫於眼前。如此景色。若能於日中一一覽之。不知增我如何之愉快。我今夜不能即時上陸。益羨貴女與荒浪少尉之行矣。」

有明大佐。限於時局。不能俱往。甲板上之士官水兵。各向艦長所眺之陸地。以寓其各人之感慨。男爵夫人聞大佐之言曰。『閣下眞愛國者。因事之有關。至離本國二十年。今近海岸。視妾二人鼓舳板而上陸。閣下熱血丈夫。其耿耿於心。亦固其所。今正夜中之二時與三時間。人靜更深。閣下胡不與妾

二人同乘電氣舢板。一覽橫濱之市街乎。此舢板具非常之速度。不一刻即可歸來。駛軍艦他行。何人知我輩之秘密運動哉。大佐聞言不禁瞿然曰。『夫人。因我懷本國而行。此苟且之事。不知滿艦之士官水兵。皆與我同時。而別此水天。我有是懷念。彼諸君獨無之乎。我因懷念而上陸。彼諸君獨不思上陸乎。我今夕不能上陸。實事機之有以阻我也。我惟誓天以祈憐我。而有歸國之事機耳。我總能抑我之情。惟貴女與荒浪少尉速上陸。我當立去此處。願所爲之事。首尾如一。無稍忽焉。』男爵夫人聞其言。頷之。靦然一笑。百媚俱呈。乃舉右手及肩際。以向大佐。表其謝意。靜下舢梯。荒浪少尉擔革囊隨其後。軍艦之甲板上。士官水兵。皆舉右手。以表送行之敬禮。

夫人與少尉既降舢梯。而入電氣舢板。舢板之室。四周皆窗。電氣機關室之窗。即長坂中尉突首出。呼士官處也。艦長有明大佐下舢門。回顧曰。『長坂

中尉。港內多列國軍艦。須嚴加留意。切不可露真相。』長坂中尉曰。敬諾。』
電氣舢板。即發動汽機。向前行駛。一無聲息。其疾如矢。有明大佐與士官水
兵。眺暗中之景。正足動人悲思。遙望碇泊港內之列國軍艦。則鳴號鐘之音。
由空氣中傳來。送入耳膜。數號鐘。方五鳴。知報夜二時半五點鐘也。

二 東亞之戰雲

桃井男爵夫人。既與荒浪少尉。乘電氣舢板。衝浪而前。直抵橫濱之碼頭碇
泊。深避列國軍艦耳目。桃井男爵夫人與荒浪少尉。脫水面之浮沉而登大
陸。輕啓其桃花之口。發其如絲之聲。與長坂中尉作別。長坂中尉。眼望二人
之去。駛電氣舢板而歸新造之軍艦。其行程僅費二十分鐘。中尉仍由舷梯
上軍艦。啓緊閉之窗。復命於大佐。艦長有明大佐命釣起舢板。即行航海。措
置既畢。機輪激水。離其碇泊之處。向黑暗波中。如飛退去。更不知其退至何

處。

軍事小說新舞臺二編

一一一

觀音崎砲臺之值班軍人。既發現海面之怪軍艦。翌日。東京諸新聞紙。復盛傳日露開戰之風潮。一時輿論沸騰。戰雲暗淡。西伯利亞之郊。滿洲之壤。日本海之中。悠悠揚揚。昇出一道殺氣。我武俠之國民。殆無一不憤怒。挾大和魂。欲與俄人拚死命者。咄咄壯絕！壯絕！

某新聞紙就日露問題而論之曰。

自露國進兵滿洲。占爲彼之私產。我東邦志士。不約而起。慷慨激昂之議論。咸欲以我帝國神種。與可薩克蠻族。一決雌雄。第我執政諸君。保守和平之局。遂有七博士之致官。對俄青年會。及立法部之解散。而與俄開談判。豈如蠻族野心。延約撤兵。舊者未去。反增新者。其目的似不。但滿洲而已。并有伸其國權。凌駕朝鮮之意。則我國之利害關係。亦不。

亞於支那也。我政府諸君見野心之露人對友邦而表揚敵意。則我政府不得不於海陸軍中挑撥精銳起世界之大禍亂於東洋以破世界之和平。彼昔主唱萬國平和會之露國君臣犯此破壞平和之大罪惡。強行其貪婪之志。不知夫海水奔騰之中復有我帝國國民在也。欲以禍禍人而反以自禍。開戰之風雲其可避乎。

此論說既佈告全國。旋由路透電報於日露之關係。飛佈世界。其電文曰。

露國發令由哈爾賓輸送二旅團之兵入滿洲。

又曰。

露國水雷艇十一艘。由可羅立搭脫急航向東洋。

又曰。

中部北部之豫備後備兵十二萬八千。準備出師。旅順口與尼古拉司

克爲馬匹軍器輸送之口。大石橋所過之輸送車。頻頻連續。

其他之警報。連連不絕。彼露國之戰畧。以旅順口爲右翼。尼古拉司克爲左翼。防我國攻擊。其中間必如疾風迅雷之侵入朝鮮。我國以重兵守鴨綠江。保清韓之境界。聲言不許敵人越雷池一步。以俟其積久生恨而成反對之大活動。則我軍氣盈。彼軍支絀矣。如是行之。亦何難於奏大捷。

然觀今日戰局。直如火花飛散。盤旋天空一般之帝國國民。雄辯之議論。亦有一種不可名狀之譟言。謂有日英同盟結於前。我國可高枕以眠。嗚呼。我國國權勢力之擴張。由腦力而腕力而戰勝。今俄人對我國而表揚敵意。不思正國權膨脹之秋。而遽欲依賴於人。嘵嘵然分別主戰派與非主戰派。不肯擔任國家之安危。當局大臣。久有此弊。及聞輿論。始知不僅當局大臣而已也。

日露開戰之風雲。與怪軍艦之出現。全國之人。咸大驚愕。而外務大臣東光寺侯爵身任此事之要職。細心計畫。由外務部而歸日谷公園附近之官邸。邸左本有巍然之高塔。層層有梯。使人登臨。四面有窗。直對侯爵居室之三層樓上。時侯爵既歸邸。移榻窗際。雙目遙眺公園近傍之景色。塔頂飛鳥盤旋。憑窗沉思。心頭轆轤。因日露問題之發現。民間高張主戰之聲。如決黃河。政府和平之議。不能敵國民戰論之決裂。侯爵身當其衝。思之思之。此大問題。有關國家大局。豈可容易決議哉。若賴英日同盟而與露戰。知世界大勢者。決不出此愚人之言也。蓋英國爲世界商業之國。商業國之目的。以利益爲要義。故日英同盟。非友情關係之同盟。利益關係之同盟也。因利益關係而結同盟。豈可不爲利益關係而破其事乎。況日本與英國人種。全然有異。即國粹之主腦。亦各不同。至於立國之精神。則更大異。觀其國人之交際。無

老無少。皆親愛且敬。所爲帝國主義發現。概以本國利益之故。無論犧牲何物。悉願供之。持此特質。尤恐失國柄於遠東。而遂締盟。觀批准交換之條約。保持無限之權力。今日露衝突。戰與不戰。日本當其衝。於英國國權無傷也。如賴日英同盟。不僅爲世界萬國所嘲。且撕破我帝國獨立之旭日章矣。故日露之戰。英國遵守同盟條約。其進其退。主眼於利益。日本不信賴同盟。而實行絕硬之外交政策。以償獨立必勝之希望。乃觀日本現時之富饒。與軍備之強盛。足以保守東洋和平之局。其力足可蹂躪世界三強國。怯懦之士。唱非戰論者。此輩何足語哉。然主戰派之諸君。亦宜就此點而深注意也。外務大臣東光寺侯爵。沉思及此。舉首四望。人行。千丁。青草萋々。颯颯風聲。輕送烏音。回念日本之軍事費。今日得二倍之財源。日本之陸軍。已充盈其數。惟海軍稍有未及耳。陸兵爲防備日本之沿岸。進而攻擊滿洲及海參崴方面。

以現時之海軍力。更添數隻之戰艦。巡洋艦。海防艦等。即可演海上之活劇。或復得一度增進。日本之富力。與海軍力之榮譽。又必輝映。我明治之歷史。阻遏俄人之侵略。以今日情形。實關係於帝國之興亡。一旦大戰事起。我國中之景象。國民之踴躍。絞以腦汁。滴以頸血。荷鎗出發。高張戰死之旗。分袂臨歧。絕少兒女之態。慷慨以歌。軍樂頻奏。淡淡和風。拂我徽職。長驅直入。鎗林彈雨之中。一朝得勝。歡歌全國。真足以驚世人之耳目。擒可薩克兵。祭我大纛。庶有豸耳。苟反於是。覺尤危也。然以我大和魂。臨世界。苟非舉我五千萬之國種。而澌滅之。決不能望我民之赦。彼矣。侯爵腦部之思潮。如萬浪之奔騰。萬矢之集的。簷前測後。規畫全局。左之右之。終無所決。嗚呼。難矣。時桌上計時鐘。噹然打五下。侯爵仰觀太穹。見怪雲如峯巒之突兀。半壁斜陽。空懸塔影。以深謀國事之侯爵。對此無情無緒之景色。增無限愁悶。費無

限。苦。思。目。不。轉。睛。憑。窗。無。語。不。知。者。將。疑。爲。痴。爲。顛。也。

侯爵正出神凝思。而遙聞麟麟之音。如一輛之馬車。侯爵腦中以思國事之神經。一變而揣馬車中之人。其過路之仕商。歟。抑訪我之友人。歟。其貴家之婦女。歟。抑旋轉之空車。歟。一轉瞬間。其聲愈近。侯爵生出一種異樣之感覺。引領而望。未幾聞車聲已達官邸之外門。御者回其馬首。轉入官邸。止其車。侯爵之僕。接刺入。侯爵聞車聲之音。果來訪者。乃由窗內越其眼線之光。以視馬車。則黑色之油塗之其馬之毛。蓬蓬然作栗色狀。並駕二頭之駿馬。似外國貴人之來。日本漫遊者。蓋是乘係帝國華族所用之馬車也。併見一從者。全無從者氣概。身長約六尺。具丈夫之姿勢。爛爛眼光。射人肺腑。飄飄長髮。垂於肩際。其形如法蘭西革命時代之勇士。復現於世。侯爵周覽上下。心竊異之。決其必非尋常人物之從者。惟不知其車內。復有如何之英雄氣宇。

軒昂之奇人在也。眼光閃閃轉注於車中。適其扉啓。侯爵不由自主。手擊窗檻曰：『奇絕！奇絕！』

三 畝傍軍艦事件

訪外務大臣者伊何人。其出馬車之時。乃着水色衣裳之貴婦人。即昨夜怪軍艦秘密上陸。踐日本土地之絕世美人。桃井男爵夫人。其從者。即荒浪少尉也。桃井男爵夫人既下車。曳長裙。珊珊入門。外務大臣從者。疾行至侯爵所憑之窗畔。呈貴婦人一叶之名刺。侯爵瞥見刺上姓氏。係桃井龍子四字。凝眉以思。口喃喃誦其名不已。腦部神經。輓轡旋轉。蓋於五年前會見一人。而欲一索即得。誠非易易。此時腦中幾如哥倫布之欲發現新大陸。躊躇四顧。而從者早導貴婦人入應接室。以俟侯爵。侯爵移步之際。忽然憶及五年前事。驚喜交集。歡愉之色。現於面上。步入應接室。即駕『日臨寒舍。失迎

歉禮。幸乞恕罪。」桃井男爵夫人。歉遜不迭。伸其纖纖之手。殷勤與侯爵相握。

侯爵與男爵夫人。各有萬語千言。欲一時傾吐。乃四目眈眈。光線交射。轉致默無一語。侯爵先屏退侍者。低聲曰。『桃井男爵夫人。去此濁世。未知長隱於何地。又於何時復至本國而上陸。』男爵夫人潛聲而答曰。『妾於前夜至橫濱。握別以後。冥冥沒沒。如入地府。即黑夜上陸。亦令人疑爲幽靈也。』

侯爵曰。『今幸矣。夫人不啻由地府而天堂矣。』夫人曰。『妾猶憶五年前。曾與閣下握晤。倏忽之際。幾成永別。夢想不及。復有今日也。』侯爵曰。『果爾。一剎那間。已越五年矣。人生如夢。華年易擲。想五年前事。貴女代良人。桃井男爵。遠遠自外國歸日本。我鏤心刻骨。每一念及。輒爲寒心。今得與夫人相見。復覩芳姿。萬千之幸。自別以後。終不心安。每見世界各新聞紙所

言恍惚不定。余暗自驚疑。雖然誓不欲以夫人之秘事輕洩於人。故至今日猶覺完全無缺。包羅胸中。五年以來。輒思此事奇怪突兀。不知夫人行踪。何時復臨宗國。況東洋形勢日以危迫。熱心國事。圖萬世之業者。有幾人哉。惟夫人等一行。具大慈悲之熱誠。大智慧之魄力。經營驚天動地之事業。爲普渡同胞之慈航耳。今日之來。想必有緊要之事。齎以報余。余得聞此秘密。必不負五年長久之歲月。鞭轡腦部之空想。夢演千變萬化神出鬼沒之活劇矣。桃井男爵其後如何。其事件之情景何如。祈爲我一述之。夫人曰。『侯爵。妾今日有可驚歎之事。來報告於閣下。』侯爵曰。『眞乎。此事之可驚可歎。殆有關於畝傍軍艦之一條者乎。』夫人曰。『無論關於畝傍軍艦之事與否。必非閣下意中所能思索。總之地球上。無一人能知此秘密運動場之處也。妾以今日之時勢。實欲其事從速。發現於世界上。而不可不先將此事入於閣

下之耳。此重大之任務。閣下必樂爲擔負。妾之所以冒險而歸於日本也。」東光寺侯爵急轉眸四顧。巡視一週。其聲愈細。曰：「男爵夫人。余聞此報告。非常之歡喜。惟得聽夫人之報告者。今僅余一人。想五年以前。知此事之底裏者。尙有海軍大臣樺島伯爵。今日所述。余雖不知有如何之關係。余請招樺島伯爵來。以罄此事之顛末。」夫人曰：「樺島伯爵之駕臨。妾所深望也。」侯爵曰：「然則夫人請少待。」

侯爵起身步出居室。至官邸之德律風處。撥動其機。傳語至樺島伯爵之邸。海軍大臣樺島伯爵。聞侯爵之見招。即上如飛之馬車。望東光寺侯爵之官邸而來。加以距離無多。僅三四十分鐘。夕陽將下未下。樺島伯爵已車轆轢。馬蕭蕭。直達官邸外門。一躍下車。不待通報。逕入應接室。互相握手。適侍者來請夕餐。侯爵導二人入食堂。樺島伯爵西向坐。桃井男爵夫人東向。侯爵

坐中央主位。侍者進湯。繼以魚類鳥類及牛肉等。食盤紛列。晚餐既畢。光輝燦爛之電燈。如月經天。照於室內。海軍大臣。所乘車之馬夫。知必久談。不即返駕。早輾車入官邸之外門。與桃井男爵夫人之車。停於一處。

東光寺侯爵。復導伯爵與男爵夫人。入其內部秘密之居室。左右悉退。閉扉下鎖。啓其玻璃之窗。流通空氣。窗外則淺草平蕪。巍然塔尖。高矗雲際。塔級數層。列列在目。二大臣則不暇眺望。圍坐於圓桌之上。電燈之下。靜聽夫人言論。夫人於身畔。取出世界精密之地圖。呈熱心國事之面色。一一口講指畫。詳道始末。條理井井。侯爵與伯爵傾耳而聽。或驚或喜。得聞此奇絕壯絕之物語。幾度放感慨之聲。然恐窗外有人。始噤口不發。

嗚呼。渠三人。方以爲其秘密絕。無人知。而不知十步以外。巍峨之塔中。已有人耽耽注視。趁其秘密手段。觀唇齒之啓合。顫動。依發音之次序。而揣測。

爲何種物語。一深印於腦殼爲我小說之資料。演出奇絕壯絕之新劇。供獻於閱者諸君之前。夫桃井男爵夫人。係日本絕世美人。其何故改裝西洋之貴婦。而長潛居於海外。今又帶何任務。來歸本國。其怪軍艦。又乘帝國海軍軍人其事。又胡爲關係於敵。傍軍艦沉沒事件。種種問題。閱者諸君所急欲一觀。而亦執筆者所深恨。不能化億萬身。身中出億萬舌。舌中發億萬音。使得於數秒時間。盡佈於諸君之前也。

原來其事。始於明治十七年。在佛蘭西製造廠所定購之軍艦一艘。名敵傍。其長三十二丈四尺。廣四丈二尺。噸數三千六百五十一噸。至明治十九年。我日本國民。遂興切齒痛恨之大事件。即帝國軍敵艦傍。徧搜海面。渺無所得之一事也。蓋軍艦敵傍之定購前。爲我帝國海軍極微時代。戰鬥艦與巡洋艦。爲一、二等之位置者。絕無一隻。僅有孔培爾。脫鐵皮之三等巡洋艦。數

艘。守。當。時。之。危。國。政。府。知。強。國。要。索。在。握。海。權。遂。加。意。整。頓。致。書。於。法。國。造。船。廠。定。購。二。等。巡。洋。艦。與。有。名。之。軍。艦。敵。傍。冀。竣。功。後。加。入。我。帝。國。之。海。軍。以。厚。其。勢。力。今。日。得。有。朝。日。數。島。等。一。萬。餘。噸。之。一。等。戰。鬥。艦。數。艘。皆。當。日。定。議。逐。漸。推。廣。所。致。也。我。帝。國。國。民。於。軍。艦。敵。傍。未。離。法。國。之。際。引。領。西。望。及。帝。國。政。府。派。出。回。航。員。法。國。造。船。廠。亦。遣。一。委。員。爲。代。表。并。數。名。熟。練。機。器。之。軍。士。軍。艦。敵。傍。遂。下。水。而。出。發。於。法。國。之。港。我。帝。國。國。民。將。開。大。歡。迎。會。以。迓。敵。傍。之。入。籍。從。此。日。本。海。上。增。加。一。艘。之。軍。艦。豈。知。有。黃。鶴。一。去。不。復。返。之。大。波。瀾。起。於。其。間。可。謂。咄。咄。怪。事。敵。傍。軍。艦。末。次。之。航。路。高。揭。帝。國。軍。艦。旗。左。右。舷。劈。波。而。進。過。地。中。海。入。保。脫。生。脫。港。補。充。其。煤。炭。及。飲。料。水。復。過。蘇。彝。士。之。地。峽。經。色。如。血。汐。之。紅。海。而。入。印。度。洋。通。過。麻。刺。加。海。峽。碇。泊。於。新。嘉。坡。港。更。進。則。北。望。法。領。之。安。南。南。眺。婆。羅。洲。島。衝。風。破。浪。航。行。於。

支那海上。夜中失其行踪。不知何往。未幾而警報已傳於日本。當時日本國民。得此惡消息。如潮之湧起。當局者亦同聲以和。或疑爲虛報。或疑爲非虛報。輿論沸騰。朝夕千變。倏倏已度十日及二十日。尙不見軍艦。敵傍之行踪。無論何處。皆由遣派船搜索。支那海沿岸諸方。發問信之電報。往來絡繹。亦未有分曉。依傳者言。法領安南之一土民。曾於此時。日擊一新造之軍艦。通過西貢。其後如何。仍全然不知。則此時敵傍軍艦。其無恙乎。漂流於孤島乎。抑沉沒乎。是皆未可知。而日本國中。無論朝野。莫不老人顰眉。少年失望。壯士憤慨。美人灑淚。於此之際。又有風聞傳說。現於報紙。曰。軍艦敵傍。爲支那海賊所奪。又曰。露國海軍。嫉日本海軍力之增加。於支那海上。知其必過。爲露國軍艦所擊沉。然此風聞。果確實。則日本與支那及露國。開外交談判。因此談判。啓一場之大戰爭。必矣。風聞如不足信。則必渡支那海。

爲時時所起之颶風。吹流於地球之極。遂啓悲憤之劇。而入水國。凡此種種。要皆爲理想推測之事耳。

嗚呼。敵傍軍艦。若果爲颶風吹流地球之極。沉沒於天涯海角。其甲板。上。俠。男。武。烈。之。帝。國。海。軍。軍。人。抱。偉。大。之。志。念。昊。天。不。佑。竟。使。一。腔。熱。血。隨。其。愛。國。精。神。消。爲。海。中。藻。屑。軍。艦。敵。傍。留。爲。今。世。人。記。憶。之。殘。名。嗟。乎。魂。兮。歸。來。如。此。奇。異。之。事。何。竟。載。於。東。洋。帝。國。之。歷。史。也。悲。夫。

四 徒步競爭之歷史

新造軍艦敵傍。既於明治十九年。無端成空前絕後之一奇事。其行踪杳無影響。驚動全國。爲我國民注意之集矢的。乃事越一年。於支那海之南方。又一生可驚愕之怪事。而實爲東洋波瀾之導火線者。則一乘長風。破萬里浪之大帆船也。帆船過婆羅洲島。針路指北。適遇大南風。帆飽水肥。駛行如箭。

將由香港而至上海。復歸日本。夫船舶之往來。最不可忽者。如暗礁之大小。風色之順逆。與潮流之遲疾。時々注意。又或有意外之變。今此船孕風滿帆。穩若平地。駛行此船者。恃其海程之熟悉。天氣之平穩。浪花飛蹴。海若不驚。其壯快爲如何乎。帆船之噸數。約六百噸。其構造之堅牢。似昔時之軍艦。備三本桅檣。桅檣上皆張展絞伸縮之帆布。舵機之動。臨時應變。風上風下。隨之進航。觀其甲板之裝置。船脚之組合。則爲貿易船。々尾記海光丸三字。後檣之帆桁。掛日本國旗。拂々南風。飄揚於天空之內。其甲板上。隱々躍々有我帝國々民之影。

嗚呼。此海光丸者。翻旭日旗。則其船籍必隸於日本帝國々權之下。果也。海關冊籍所注。係一南洋之貿易船。雖然。帆船所至。殊大不然。其最遠。蓋嘗至地中海邊。

主持此海光丸之船長。實爲稻村巖太郎。非凡之人物也。居日本時。爲有名。冒險奇傑。冒險奇傑之天性。觀世界之事。無一恐怖。故其所爲。皆出人意表。初於日本。乘輕氣球。旅行天際。不幸落海。幾瀕於死。幸諳水性。運其強健之魄力。入水五時遇救。復得立於人世。後復冒冰雪。冲白浪。航於海外。脩天文地理及航海術。學益深。毅力愈堅。及歸帝國。而關於後日海上之事業。起矣。橫濱租界。有露國人吉內爾者。開大商館。其性質狡獪。陰險如鬼狐。彼假裝商人之風。以欺世人。實則露國派遣我國之軍事偵探也。彼不論何事。一味傲慢無禮。目中無人。自詡露國爲世界最强之人。種藐視我東洋民族。偵探有得。則以密電報告政府。使得預爲之備。而已。則受其厚俸。其人身長六尺二三寸。頭髮縮如環形。眼凹而灼灼有光。鼻端尖銳如鉤。聲音洪震。吼聲一起。雖我日本武俠之好男兒。亦當退避三舍。稻村巖太郎。初與彼無一面。

之識。惟聞彼素行惡劣。心常銜之。一日彼惡奴與橫濱人堀田氏。因事相爭。古內爾理曲。而曉夕不已。繼之以罵。傍人見其凶橫。莫敢出一語。而適爲稻村巖太郎所目擊。見堀田之被辱。雖與之無爪葛。而同胞被辱於異種之人。熱血奔湧。不復可耐。鼓其武俠精神。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之氣概。大聲呼曰。

『吉內爾來！來！予與汝決鬥。』

吉內爾以爲狂人耳。初不知稻村巖太郎。身體如巖石。有天赋無上之怪力。擊劍拳角。舉世無匹。而妄欲班門弄斧。蜻蜓撼石。亦不量力之甚者也。然吉內爾見巖太郎氣昂々。雄糾々。不免心有所餒。早減其一半之欺。人氣餒。但於衆人屬目之地。終不甘現其醜態。乃盛氣叫曰。『擊劍鬥拳。皆一時之競爭。所恃者僅體力耳。須於競爭中擇難之又難。別開一競爭之新生面。以決勝負。』巖太郎曰。『諾。任君所長者而爲之可也。』吉內爾曰。『爲世界一週。徒

步、旅、行、之、競、爭、可、乎。』彼之爲此言也。詡々自得。以爲巖太郎必氣餒而止。孰知巖太郎怡然應曰。『謹如君命。』吉內爾聞之。面色灰白。氣頓沮喪。然言已出口。如水之覆。不可復收。不得不又思難之之法曰。『須互賭財產。以十萬佛郎爲孤注。負者輸入於勝者之手。』

此非常之競爭。西洋人所最尊貴之事也。定有決鬥之法律。或賭財產。或賭生命。定議後。視勝負之所在。以決雌雄。昔伊太利隨諾阿市。有貴族二人。因美人而起爭論。得猛烈之結果。蓋二人以全家之財產爲賭。由十丈高塔之絕頂。飛降於地。勝者得敵手之財產。其美人亦入勝者之手。以如此高塔而賭飛降。二人之身。有不碎成微塵乎。其魂魄亦將不知飛出於天之何處。而彼二人者。則膽雄氣豪。絕不顧此利害也。西洋皆有斯例。巖太郎既聞吉內爾之言。欲世界一週徒步旅行。要挾我以非常之競爭。乃公非怯者。彼特未

知耳。又。以。區。夕。十。萬。佛。郎。餒。我。其。眼。目。之。不。明。殆。無。其。匹。遽。然。答。曰。『果。賭。財。產。乎。須。有。證。券。證。人。以。賭。此。十。萬。佛。郎。將。如。何。以。決。勝。負。亦。請。見。示。』吉。內。爾。曰。『證。券。由。裁。判。長。所。發。證。人。由。競。爭。者。自。覓。如。畫。押。於。證。券。上。其。勝。負。則。二。人。同。日。同。刻。由。橫。濱。出。發。渡。太。平。洋。而。至。米。國。之。桑。港。益。東。進。橫。過。亞。美。利。加。之。大。陸。不。許。乘。車。任。東。任。西。各。由。所。趨。何。時。走。徧。地。球。之。一。週。先。歸。日。本。者。爲。勝。奪。取。敵。手。之。財。產。而。增。世。界。上。之。榮。譽。』巖。太。郎。曰。『如。此。真。可。謂。奇。妙。之。競。爭。矣。是。無。異。昔。者。曷。令。爹。勇。士。之。徒。步。競。爭。事。也。』吉。內。爾。曰。『爾。以。之。比。曷。令。爹。勇。士。之。徒。步。競。爭。乎。殆。未。知。此。次。之。距。離。長。於。當。日。十。萬。倍。子。以。此。比。之。豈。足。爲。吉。內。爾。之。競。爭。敵。手。哉。』巖。太。郎。笑。曰。『嘻。負。則。十。萬。金。耳。何。喋。々。爲。』

奇傑之巖太郎談笑自若。啓前代未聞之大競爭。旁觀者以爲此二人之愚。

曠古所未有。人身肉體。安能受此大運動。其死也必矣。乃二人預備既周。同時乘汽船至米國。由桑港登陸。分別前進。以助世界各國新聞紙之資料。旅行所至。爭先電傳。預爲將來勝負之大評判。此次旅行。如狐之吉內爾。出其狡獪手段。於無人處。暗乘馬車。以代其徒步之勞。自亞米利加渡歐羅巴。由歐羅巴而出亞細亞。橫過亞細亞而歸於日本之橫濱。途中所經。奇險百出。觀當日之旅行日記。及諸新聞紙所載。疊置桌上。厚幾一尺。誠空前絕後之大觀哉。

其競爭之勝負。以所費日月之多少爲定限。今徒步旅行競爭之結局。二人之中。不知何人所費之時間爲最少。但見金烏西墜之時。一露國商人。茫茫若喪家之犬。急奔入橫濱之商館。大呼曰。『勝！勝！！勝!!!十萬佛郎。』而呵々一聲。千于出迎之人。悠然捻髯。面含歎喜之色。曰。『感足下盛賜多金。謹

謝。』吉內爾定睛一瞬。目瞪口呆。面變死色。身戰栗不已。吁。此何人乎。蓋稻村巖太郎。已先吉內爾歸日本。占優勝之大名譽矣。

吉內爾凄然之眼。慘然之色。以十萬佛郎之財產。不得不輸入於巖太郎之手。彼經此失敗。資本折盡。遂閉其橫濱之商館。孑然裸身。天涯流落。大有朱雀橋頭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之概。後遂不知所往。

巖太郎得此意外之財產。天嘉其志。奪取惡人手中。而授之。遂萌不可思議之大運動。以先祖遺傳之財產。與新得者。併成一宗巨款。購一艘堅牢之大帆船。而往南洋貿易。此大帆船與汽船同式。是時日本人於海事之思想。極爲幼稚。男子雖已熱心踴躍於國事。然尙不知日本以外。別有新世界在也。而開此壯快冒險事業者。竟爲非凡人物之稻村巖太郎所獨占。

巖太郎所購之大帆船。即名海光丸。既準備航海之事。遂往來世界之海上。朝迎旭日。暮送夕陽。彼之生活。實壯快男兒所艷羨者哉。移陸上之家室。徙於海面之一葉。併雇十數之船員。其舵手謂次郎吉。水夫頭謂紋藏。同居海光丸。狎習海上風潮。以送其悠悠之歲月。

巖太郎之一家族。其妻海棠夫人。生子女各一。令娘名龍子。年十歲。後爲旭日國中之女。丈夫此時。花尙含苞。玉梨之容。粉不敷而自白。天桃之頰。脂不施而自紅。長髮垂肩。迎風獨立。昔人詩云。花紅柳綠皆生愧。真奇麗之少女也。子濱雄少年。小龍子二齡。虎額燕頰。秀若明珠。亦世界之勇少年哉。

嗚呼。世間險阻。未有過於海上之事業者也。此一家族。具冒險精神。不撓不屈之氣概。不畏魔物之侵襲。從此幾多奇形怪事。皆萃於巖太郎之身。而亦一家族所共經。此患難者也。時勢造英雄乎。英雄造時勢乎。入也。亦天也。舞

臺之幕固方啓而未有艾也。

五 南洋貿易及人外境

海光丸方貿易於南洋之日。其前一年。即軍艦敗。傍失踪於海上。是船雖仗風力行動。往來海面。平穩如履平地。自澳大利亞至飛律賓。達齊耶罷島。輸出日本之產物。交易彼地之土貨。順行過支那海沿岸諸港。而歸於日本之橫濱。其賦歸來之時。必儲多金。所儲之金。盡入於橫濱之東洋銀行。

巖太郎人品磊落。其大目的。尤不在區々南洋貿易。爲彼終生涯也。炯々之巨眼。常視世界海上。爲彼一家族之家園。今海光丸僅六百噸之帆船。冒種々之險。橫行海上。彼將以所儲之金。積成巨額。造十倍於海光丸之大帆船。驚世界貿易者之目。而收莫大利益。所以有此破天荒事業之思想者。蓋彼所儲之金。入東洋銀行。已達三十萬元矣。而一年之中。海光丸盤旋於海

上。曾無休時。

此次海光丸之航海。爲第七次之航行。海中波濤之性質。皆已熟諳。故得獲無量平和。船中滿載日本之絹布銃砲。自橫濱解纜赴澳大利亞洲之阿爾罷尼港。彼地土人。皆歡迎之。以所產有名之金屬寶石革類。與之互易。復由齊耶罷島。出司馬他島。是處所產。以香料眞珠洋藍等爲大宗。一一購之。船首指北方。擬由香港至上海。而歸日本。

海光丸既離司馬他島。倏々二日。水天一色。四望無涯。但見滾々銀濤。排空相送。在大支那海中。自海光丸外。曾無一點之帆影。而此帆船則乘長風。速力愈增。一時間可行十餘海里。排婆內曷島。沖來之大潮流。向北飛駛。無何日奄々西墜。碇泊無所。時夜爲陰曆十七。皎然明月。銀光四燭。無限之大海。如山之波濤。與月光互映。奇彩豔麗。宛游水晶之宮。雖然斯景斯情。悲歡莫。

定。十。千。沽。酒。幾。見。當。頭。對。良。友。妮。情。人。抵。掌。談。時。事。握。手。話。情。懷。其。樂。陶。陶。莫。可。言。喻。若。夫。幽。閨。怨。婦。游。子。天。涯。隔。千。里。兮。共。明。月。長。相。思。兮。不。相。見。則。又。對。景。傷。懷。臨。風。雪。涕。憂。愁。幽。思。叢。集。寸。衷。獨。此。海。光。丸。中。諸。人。抱。愛。國。之。目。的。爲。商。界。之。競。爭。種。々。因。緣。幾。若。死。灰。槁。木。其。如。沸。之。熱。情。於。謀。公。共。利。益。外。固。無。有。繫。其。懷。抱。者。海。上。風。光。引。人。入。勝。其。愉。快。有。踰。於。俗。情。之。外。者。矣。

巖太郎攜其妻海棠夫人之手。與愛女龍子。愛兒濱雄。閒步於甲板之上。水手長紋藏。亦蹀躞而出。與操舵之次郎吉相語。船員等皆下甲板休息。惟巖太郎之一家族。及紋藏等在也。甲板上堆積破帆布。並備一門之大炮。以防海賊。巖太郎撫其額曰。『今夜海面平穩。世所罕遇。人皆以支那海爲畏途。安知有月明如晝。好風徐來。送此一帆之夕乎。』海棠夫人曰。『今宵絕景。陸

居諸同胞。誰享此愉快哉。」巖太郎曰。北冰洋中觀月較之支那海中觀月更異其趣味。吾恨未造五六千噸之帆船。一航於地球之極也。」海棠夫人笑曰。『郎君僅以北冰洋南冰洋探險爲極樂乎。妾意則不然。蓋南北冰洋探極。冒險家足跡所能及也。妾意於海上必行於世人所不能行之地。而開一新世界。』

壯哉海棠夫人之言也。以纖々弱女。具造時世之觀念。欲與怒濤暴風角逐於海天。繼哥倫布之志。追倭屈頓之踪。視世之鬚眉丈夫。局促轅下者。真愧此巾幗矣。

濱雄少年。活潑跳躍。與紋藏相戲耍。或以手擊。或以繩拋。歡笑於前檣之側。少女龍子。靜聽兩親之談話。立於父側。忽呼曰。『阿母乎。月生幾歲矣。』母含笑曰。『月之生已歷幾千萬年。』龍子曰。『嘻。何久也。其幾千萬年之前。即如今。』

日之皎々乎。其形曾有變態乎。其能胎育小月乎。」巖太郎撫龍子之頭。笑曰。『小妮子何喜難人哉。欲詳知構造之精微。俟諸後日。普通學既明晰。可與若弟共究之。』龍子曰。『後日乎。』口答父言。小眸子注望明月。身搖々然。面浮笑容。而月光正照龍子之面龐。益形其嬌麗。

濱雄忽聞父語。移步至父前。紋藏隨其後。濱雄仰小首。睨其父之顏曰。『阿父。呼兒乎。』巖太郎攜少年之手曰。『無他。與爾姊談明月耳。』濱雄曰。『兒他日能如此月之光。常照臨大地。千古不去。』巖太郎聞其言。不禁大笑曰。『前世之絕大偉人。始能如此月之光。爾乳臭稚子耳。何奢望爲。』濱雄曰。『稚子獨不能成偉人乎。兒必欲爲之。其如何。』巖太郎益笑曰。『兒亦知如何始能成偉人。』紋藏忽插口曰。『余知之。多食補養物。則身體之成長必速。』巖太郎不禁又大笑。濱雄則兩手撫摩。呆々自思。乃呼曰。『兒當爲海軍大將。』

義勇艦隊司令長官。爲航海之大王。則成偉人矣。海棠夫人與龍子聞濱雄與紋藏之言。相顧而笑。濱雄則圓其眼。虎其臉曰。『何笑爲。俟兒他日。成功。歡喜未晚。』巖太郎乃獎勵之曰。汝海國男兒也。宜爲海中之英雄。濱雄鼓其小掌曰。『然哉。海中之英雄哉。海中之英雄哉。』

嗚呼。海中之英雄。八齡孩童。竟能出此語。其遺傳之天性乎。咄々奇聞。咄々奇事。

此時濱雄少年。雀躍歡呼。又馳出於甲板。彼方忠實之紋藏。恐少年之挫折。追踪隨之。時月高昇於天空。圓如玉鏡。海光丸愈前進。離婆內曷島益遠。龍子於右舷遙望。舉手指曰。『島乎！阿父。阿母。島乎！！』兩人曰。『何處！何處！！』眼注愛女所指之方角。果見一異形島。如巨人之橫臥。突出於支那海波間。月光下。青白黑之色。一一射於海棠夫人之眼簾。夫人手加額而望。

曰：「此島形奇妙。」巖太郎亦瞥見。乃於衣袋中出精密之海圖。攷查無所得。龍子曰：「此島何名。何人所發現。」巖太郎曰：「海圖中無之。此海上來往船舶寥寥無幾。或海光丸航海。此處爲最先之一次。則斯島爲本船所發現。亦未可知。」龍子曰：「名其爲何島。」巖太郎曰：「定其名爲——」語遂止。沉思良久。曰：「即以發現人名其島可乎。然其形之狀態。世所罕覩。不若即名之爲巨人島。大抵此無人島也。」龍子曰：「無人所居之島乎。」巖太郎曰：「然。」龍子曰：「抑怪物所居之島乎。」海棠夫人曰：「兒何謂。」龍子笑曰：「阿母乎。請觀。無黑光之處。若白烟之升起。苟無居人。安有此烟。非怪物。又何乎。」

巖太郎與海棠夫人。放眼以觀。極目力以眺島中。果有白烟與否。見島之中。央蓬々勃々。如雲之變黓。如霧之迷漫。巖太郎笑曰：「非烟之升起。殆雲之凝滯也。」海棠夫人眺睨良久。曰：「雲耶。否否。妾覩乃如烟之昇。非雲之凝也。」

巖太郎聞夫人言。締視久之。亦覺所見之謬。乃曰。『非雲乎。則噴火山之烟也。若此。遠望已能見其升騰。非噴火山之烟。何能及遠若是哉。』龍子目不轉睛。望其所發現之島。月之光線。浴其美顏。曰。『阿父。此船可否向斯島一行乎。』海棠夫人曰。『妾意宜一探檢之。如未經他人發見。則余等一行。亦爲不負。』巖太郎搖首曰。『吾思海光丸發現此島。當俟異日。今若即往。恐無航海之利益也。』龍子曰。『何故。』巖太郎曰。『有何故哉。欲上此島。則必轉船首。換行向。因此絕島之雲烟。而空費黃金之光陰。可乎。况南洋貿易之航海。皆有豫定之時限。本船能早入香港。香港之商館。將歡迎之。而擴張其營業。前日於司馬他島。不許搭客之請。寬時晷。亦此故也。』夫人曰。『時不再來。胡可交臂失之。』巖太郎曰。『勿躁。決不使失望。』既發見此巨人島。測準其天空之經緯度。後日逕往探檢。可也。龍子曰。『探險何日。』巖太郎曰。『既終今度之航。』

海準備諸色物。試探險之手段。龍子冷笑曰。『此島之發現。非常珍事。以快觀爲樂。今夕何夕。不能飛登上陸。恨也何如。』

海棠夫人與龍子希望上陸。其身雖在海光丸。而其神已若駕雲騰霧。獨探此絕島矣。使巖太郎不加阻止。則發現空前絕後之大事。海光丸之名譽。又必達至十百千萬倍也。

六 丁抹之商人

稻村巖太郎斜睨龍子之顏。曰。『何好海上冒險若此。』海棠夫人微笑曰。『愛女愛兒。皆嗜好海上冒險。其良人與妾之遺性乎。快哉。送生涯於海上事業也。』巖太郎曰。『世界男子。處送生涯於海上地位者。歐西則有英吉利亞東。則有日本。無如多數之日本人。類皆蠖屈株守。鮮有經營事業於海上者。豈奄息於區々三島慾望已盈。可不復他求乎。不知不進則退。天演公理。』

昔美國所以抱孟羅主義者。特借此以杜絕他人之染指美洲。一旦奄有西土。雖重洋遙隔。要不能羈其駿足也。而我日本人。未知真諦。欲與亞美利加相比例。是何異東施效顰。不益增其醜乎。亞洲大陸。沈睡之支那。前車可鑒矣。余不肖。敢不竭力以爲海國男子之標本。開創海上事業。余今日所成。固微之又微者。前途絕大之希望。將以此微者爲起點。漸次組織。日進不已。則將來日本爲海上第一之強國。其期或亦不遠也。設航海社會。編義勇艦隊。或動列國之目。不能如今夕平安。然出沒於萬丈波濤。九死一生。夫亦何悔。古人有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海上事業。固冒險之事業也。我日本人。豈遂無冒險性質。因之畏縮不前哉。『海棠夫人』曰。妾思無情渺茫之大海。此時如履平地。若颶風驟至。飄流無所。我輩又不知作如何態度也。前年帝國軍艦敵傍之行踪。至今不明。支那海上。所以人皆視爲畏途也。『巖太郎』曰。吁。

軍艦敵傍。行踪不明。荏苒荏苒。已一年餘矣。此軍艦所乘。予好友有明海軍大佐等。生死不知於何方。悲夫。海棠夫人曰。『回想其事。兩行血淚。妾亦不知其何從而來也。』龍子曰。『有明海軍大佐。前與我英吉利玩具之奇麗軍艦。余與濱雄愛弟。玩賞無幾日。而軍艦忽不翼而飛。事亦咄々可怪。』巖太郎曰。『予家失玩具之軍艦。而日本失海軍之軍艦。玩具可得。海軍之軍艦何時可返。雖我日本可製第二之敵傍軍艦。如有明海軍大佐及百餘勇敢無雙之海國男子。豈容易得哉。日本海權膨脹之發端。即失斯海國之勇士。可惜孰甚於此。』

龍子閉目凝思。忽開眼曰。『阿父。阿母。我思軍艦敵傍。必尙存在。而浮於此支那海上之何處。』巖太郎曰。『此決無之事。軍艦敵傍。至今猶在。豈非快意之事。無如託之理想何。悲哉。軍艦敵傍。世人所想像。決不能預計。此變

事。果沉沒於千丈之海底。則何無形迹可尋。殆竟爲支那海上時々所起之颶風。吹流於地球之極端乎。」

海棠夫人與龍子之望眼。皆集於皎々之明月。巖太郎由衣袋內。取出雪茄烟。點火吸之。噴出之烟。縷々作圈上升。慨然曰。『行衛不明。軍傍敵傍。既不復歸。則惟有此海光丸。尙可希望耳。苟於海上貿易獲利。益安知不能製造百倍之敵。傍軍艦。使日本可處世界無二之海國位置乎。夫當此競爭劇烈之盤渦。欲獨立於今世界。必先計海事之大發達。龍兒。旣生於日本海國。即當立志爲海國之女丈夫。』龍子曰。『謹如父言。誌之不忘。』

正言間。海光丸不絕前進。向之見於雲烟縹緲間之奇島。益露其真相。船首之鍼路。向北。風少變向。且風力漸弱。當此赤道下。如瀉之暖潮流。向北直駛。三本之桅檣。雖帆布滿張。其速力愈覺遲鈍。一時間祇行四五海里。巖太郎

悶々之色。露於顏際。時爲午後之十一時。大海宵深。光景淒其。海平風靜。月美聲寂。令人有超然塵外之想。冷露濕衣。涼侵入骨。海棠夫人曰。『夜深矣。可下房艙。暫行休憩。』嚴太郎曰。『卿等身體嬌怯。安能耐此寒氣。甲板之上。可任紋藏爲之。予亦欲下艙內少憩。觀此情景。明日天氣之晴。可逆料也。惟恨少一帆風送耳。』語畢。左攜龍子。隨海棠夫人後。而以右手招濱雄曰。『來。濱雄。可下甲板矣。來。來。』濱雄聞之。即舉步走來。至其父親身畔。而海棠夫人忽見甲板中部之昇降口。一人由梯而上。視之。一異形之男子。不禁失聲曰。『客何爲者。客何爲者。』

來客非日本人。身着樺色之西洋衣。一見其服飾。即知爲周歷世界。飽受風霜之老商人也。身長六尺餘。長髮披肩際。美髯垂及胸。最可異者。於深夜中。一天月色。尙掛一黑眼鏡。昔法蘭西有名之偵探。拉依谷先生。因其雙目炯

女精光四射。易爲人所著意。每於探案時。帶黑色眼鏡。以自隱。今一葉孤舟。飛度海上。即有第二之拉依谷。亦決不爲此船之乘客。而向此寂寞如睡之中國海上一試偵探技倆。則雖深夜步上甲板。海棠夫人早決爲丁抹之商人。而爲海光丸之搭客者也。

然海光丸本不招乘船客。第往來南洋諸島時。每々有幾人哀告求援。至情不可卻。遂破例而允之者。此次海光丸經西耶罷島。入司馬他島之拍西爾港。由其地旅館主人之介紹。附五人之乘客。巖太郎聞五人急欲至清國之上海。此次海光丸雖多載貴重之品。甚疑乘客之致禍。今由旅館主人所介紹。則非卑劣人物可知。乃慨然允諾。而取五人之代價。許其搭載。

乘客共五人。但隸丁抹國籍。來往世界各國。以逐什一之利。此帶黑眼鏡男子。係丁抹之珍珠商。名孟爾莫。其鼻甚尖。宛似斯拉夫人種。想因丁抹與俄

羅斯距離不遠。人種混雜之故。彼雖貌似溫厚。而狡獪陰險之態。時露於不言之表。此五人有時切々私語。似恐以商業中之秘密洩露於人者。餘則轟飲不顧。醉後則鼾聲若雷。無異老牛之長臥。此時忽舳梯而上。殆睡魔已醒。欲乘涼風。以解其宿醒乎。謂巖太郎曰。船長閣下。今夕風月甚佳。可作竟夕談。勿忽忽負此良宵也。其語音。爲商界中最普通用之英吉利話。語調極熟。此爲老於營商者之長技。巖太郎即以英語答之曰。『客言甚善。雖然。對此皎皎之明月。而君乃帶黑眼鏡。不亦太煞風景耶。』客笑曰。『在君等觀之。余目之常帶黑色鏡。是亦一奇事。雖然。醫生所命。欲余雙目不受光線之刺激。固不得不爾。但對此良宵。余已罄香賓酒三瓶。以助余豪興。視君等之寂寞寡歡。則余計殊得矣。』言畢。笑不止。龍子與濱雄年少。不知英語。初不解爲何事而笑。僅緊注其目光於此帶眼鏡之人而已。

巖太郎曰：『飲酒乎。客以酒量自雄乎。』孟爾莫曰：『渡此寥廓之海。日暮飲酒。直人間極樂事也。余急欲至清國之上海。長途迢遞。非酒不能盡歡耳。未知何日始達我等欲到之地。』巖太郎曰：『起行於司馬他島時。順風相送。則十日可達上海。今夜風靜浪平。則不能預定也。』孟爾莫曰：『實無方法。可使風伯相助。惟飲酒以消遣光陰耳。』巖太郎曰：『飲酒乎。必有一石一醉之量。始可言飲酒。否則必湧於喉外矣。』孟爾莫曰：『船長閣下。長於航海之術。亦有飲酒之癖乎。』巖太郎曰：『足下洪量。予實不善此。』孟爾莫曰：『於黑暗船室之中。飲孤酒。殊無意趣。若對此奇麗之月。飛一大白。則真快意。船長其允。余請於甲板。上開一夜宴。我行篋中有上等法國之香賓酒。船中執事。可同飲。以賞此良宵。語時。目光灼灼。由黑玻璃片。緊注於船長之面。巖太郎拒之曰：『不可。』孟爾莫曰：『何故不可。』巖太郎曰：『以此深夜。睡思朦朧。不宜』

於轟飲。孟爾莫曰：『航大海賞明月雅人韻事也。可以快人意。可以防海賊。船長閣下。何煞風景之甚也。』巖太郎正容答之曰：『安不忘危。古人垂戒。今臨颶風時。作之支那海。因其平穩。而怠防禦。開酒宴於甲板上。創一俱樂部。亦知世上之成敗。惟怠惰與不怠惰。遂分優劣乎。予亦好飲者。於航海到埠停泊之際。未嘗不行沽酒肆。拚醉一度也。』海棠夫人聽二人之問答。面含微笑。手攜濱雄曰：『良人去休。吾兒呵欠欲睡矣。』孟爾莫曰：『呀！此少年真可愛之兒哉。』乃手撫濱雄之頭。濱雄見異形男子。撫其首。不禁失聲曰：『勿爾。勿爾。』孟爾莫頗覺失望。旋笑曰：『閣下。既不允開宴甲板上。余歸船室。開窗玩月。興亦不淺。余行篋中之香賓酒甚多。但悶酒寡歡。余將徧餉不值班之船員。與彼等開小宴。閣下請入艙安睡。幸勿再阻余清興。』

孟爾莫欲以法蘭西拍兌加呂世界第一之香賓酒。慰水手之勞苦。其一片。

熱誠亦善飲者之常事。固拒之不情。巖太郎即頷之。而自與春枝夫人及兒女等。步下甲板。歸船室安睡。

七 香賓酒及黑死病

海光丸甲板上。除孟爾莫以外。唯有水夫長紋藏。與舵手次郎吉二人。紋藏立於船首之甲板。望所張之帆布。因今夕風力太弱。船行遲緩。故時々立於檣邊。翹首檣頭。觀風力之加否。次郎吉則握舵機於船尾甲板上。如木像之兀立。各盡其職務。振舵之音。呶々啞々。與船身破浪之聲。相酬答。孟爾莫見船長已去。微微冷笑。旋亦下甲板。而歸其所居之船室。於光明之船燈下。招同來之四人。復啓餘酒之瓶。而飲之。孟爾莫開船室之窗。月光射入。低聲與四人語。四人聞之。面俱浮笑容。若甚得意狀。手執酒杯。時々以低聲答之。噫。此五人者。殆深抱一秘密。不可告人之事。觀其時々耳語。若恐人聞。抑不知

船長者抱大有爲之志。與彼等行同鬼蜮之商人。不可同年而語。即與彼商議。亦將置之不理。又胡事切々私語爲。

孟爾莫起立於船室內。運出其巨大之箱。啓之。取出種々之物。如六聲連發之手鎗。帶黑色之洋刀。淬毒藥之短劍。及秘密之照海燈。奇妙之捕人索。數十瓶之香寶酒。又於箱中。取出許多之菓子。堆置於若干之洋磁盆內。另裝成一盤。副以酒二瓶。謂其同伴曰。『得婆衣夫。試取此一份。送入船長室。此菓子爲丟可立脫所產。與彼小兒女食之。』言畢。微笑。四人中一赤顏之男子。應聲往。向船長室行去。孟爾莫目送其去。即自攜數瓶之香寶酒。命又一人取菓盤隨其後。竟至水手居室。室在船之後部。甚宏大。四圍共疊置寢牀十數。坐椅縱橫。退值水手十餘人。或坐或臥。有二三人鼾聲大作。已深入睡鄉。僅三四人團坐笑語。餘皆靜默。船燈半明不滅。與船窗射入之月光相映。

射益形慘澹。語聲甚寂。初不知談何事。及二人舉步入內。則座內之水手咸起立。問何事。孟爾莫曰。『諸君休矣。終日盡職。海上事業。宜容易。催人老哉。余由司馬他島。乘貴船。抵上海。深蒙諸君之助力。余愧無以報。余行篋中有法國之香賓酒數瓶。蒙船長之許可。敬贈諸君。開窗對月。作長夜之飲。以解諸君無聊之悶。諸君中或有不善飲者。余更有意大利可立脫之菓子。幸諸君哂納。』

水手中多善英語者。以彼生於海上。一體勇往壯快。觀此船客。仁厚長者之氣概。聞此親切委婉之言語。又得船長之許可。即起立致謝。接得酒與菓子。呼起同伴。拔起瓶口木塞。注於常用之洋杯內。不善飲者。見累々盈盆之菓子。睡起渴甚。正堪適口。飲酒者。食菓子。一時杯核狼籍。至瓶罄盤空而止。時孟爾莫既去。諸水手各有醉意。開窗對月。胸懷舒暢。不一刻。覺頭眩眼花。阻

繼睡下。如靈魂之離去軀壳。不獨飲酒之水手。即食菓者。亦漸々不支。爛醉如泥。不能舉步。咄々！怪事。水手居室中。或橫臥於牀。或倒於船板。或疊於船員之身。此奇事。殊令人費思索。即羣天下之博物家。恐亦未知菓子之能醉人也。十數水手。竟於此時。長辭人世。倘有醫生。觀其尸骸。則不曰罹黑死病。即曰誤服毒。蓋尸身皮膚。固無一不染黑色者也。孟爾莫隱身門外。見水手已倒下。乃復入內。瞥見屋隅釣牀上。尙有一人熟睡未醒。想係未食酒菓者。即於衣袋中。取出小藥瓶。瓶中盛黃色之藥水。此藥水。海盜屢用之。毒藥也。孟爾莫即注入睡者口中。及鼻孔。不一刻。沉沉入離恨天。鼾聲頓止。呼吸之氣。亦絕。全身驟然變黑。想其送人之香賓酒及菓子中。所置毒藥。必亦此種。嗚呼。船中海航之勝士。稍一不慎。竟爲惡漢所毒殺。口腹之遺患。於人與小人之不可近。固如是乎哉。

孟爾莫至是乃笑曰：「惡奴！惡奴！爾等助紂爲虐。張威作福。乃於一時之間。爲我一棒打盡。將借爾等之肉。爲海魚之餌。爾等實有取死之道。凜々勇士之氣概。而今安在乎。」自言自語。即取一酒杯。復於衣袋中取二瓶之香賓酒。數枚之菓子。轉身而至甲板上。

時水夫長紋藏。凭於船首甲板之欄干。目視所張之帆布。展綽伸縮。風力依然不大。嘆曰：「今日何天工之不做美乎。」忽聞身後足音。蹙然回首視之。由前檣之後。予而來者。係司馬他島所搭丁抹商人。紋藏見此滿腮鬚鬚之人。於此深夜。忽見於甲板上。不知何故。心下正惶惑。彼商人撫頰鬚而言曰：「直役更深。人靜無聊。不亦勞苦乎。」紋藏固善英語。答曰：「先生何尙未寐耶。」孟爾莫曰：「好月當空。立甲板上。眺大海之茫茫。何等爽快。安肯無端睡哉。雖然。獨往獨來。寂寥殊甚。故以上等之香賓酒。分飲諸君。且以自飲。」舉

其手中之瓶曰：「以此贈君。各盡歡樂。勿辭爲幸。」紋藏曰：「蒙先生厚賜。固不敢卻。但身任行海之責。決不可以饒吻貽誤大事。且支那海面者。盜賊出沒之所。全舟生命皆懸於我值班二人之手。豈可飲酒哉。紋藏不敢應先生命。」孟爾莫曰：「君言亦甚合理。但船長既許我以法國之香賓酒。分給船上執事諸君。各傾一杯。以解岑寂。船長與執事諸君。及我等乘客。已心地俱醉。惟君等值班二人。尙未沾唇。所以特持杯酒來甲板。君固解事者。當不至絕人太甚也。」紋藏聆其言。似不可卻。彼亦既以酒瓶及杯遞來。乃曰：「先生厚賜。卻之不恭。謹領謝。」遂在手中接取香賓酒之瓶。及洋盃。快活勇往之男子。具磊落性質。儻行爲。決非瞻前顧後之腐儒。所可比例。紋藏既受取孟爾莫手中香賓酒之瓶。於月光之下。瞥見瓶上所貼之商標。確係法國拍兌加呂奎之上等香賓酒。遂拔去瓶口之木塞。注酒大洋盃內。洋盃容積甚大。一

小瓶之香寶酒。儘能容受。隨手以空瓶投入海中。海花飛處。瓶隨泡影而沈於千丈之海底。

噫。危哉。紋藏倚身於甲板之欄干。手持盈盃之香寶酒。行見舉盃下咽。則將中惡奴。孟爾莫之計。而與同事諸君偕歸冥府。此時紋藏之性命實閻不容髮。孟爾莫急欲結果船尾舵手次郎吉之生命。已回步而向船尾。紋藏手持盃酒。在舉起之一刹那頃。忽有非常之音。由空氣而傳至耳鼓。其音之發實不知發於何處。如在遠方。發射火炮。隆隆之聲。隨風送至。此處既無陸地。無砲台。於此深夜。乃有此砲聲。在支那海上。其爲海賊之襲擊商船乎。果爾則不獨兎死狐悲。物傷其類。前途既有危險。欲我船之平安無事。又何可弛其警備。所以砲聲一聞。萬念奔赴。於不知不覺中。手內之酒杯。如爲地心吸力所奪。而直入海中。

紋藏此時正盡力思索。一意頓耳而聽。辨炮聲之來自何方。留心天際。有無警報之飛起。是以手中酒杯之脫去。尙不及理會。但此月色微茫。無限之海面。目光四射。絕無一點黑影之發現。驚疑不定。胸中如轆轤。終不聞第二之砲音。及察砲音之來自何方。咄々奇絕！怪絕！

八 船尾甲板之慘劇

諸君乎。此丁抹之商人。有何深怨大仇於巖太郎。而欲制全船之死命乎。抑在司馬他島所載貴重貨物。爲彼盜者所見。因欲奪取之乎。此大砲之音。果海賊之接應記號乎。抑航海遇險之警報乎。是皆令人深思而莫知其故者也。

當日孟爾莫既致紋藏於將死之地。遂步至後檣之甲板上。且走且呼曰。『次郎吉！次郎吉！』舵手次郎吉正握舵機。兀立甲板上。其勤勉剛直之

態。露於顏際。聞有人以英語呼其名。答曰。唯來者何人。及走近。知爲丁抹五商人之一。即常帶黑眼鏡者。乃曰。呼我何爲。孟爾莫曰。深夜執役。辛苦殊甚。次郎吉以拳摩鼻端曰。余不解英語。請用國語。以便互談。否則有事告解英語者。余有職務。不能與君作無謂之周旋也。孟爾莫即期々作日本語曰。貴國語。余不甚解。余有。次郎吉失聲曰。聽！聽！何音！何音！孟爾莫聞次郎吉言。亦驚愕失色。然寂寞海原。茫茫無涯。湊側耳細聽。杳不復聞。心中以爲全船之人。既盡送我手。此後甲板之一人。惟有促之歸。泉台爲正當之義務。乃慰次郎吉曰。余往來海上。終歲無休時。此聲所嘗聞。不足爲異。大約海魚跋浪之音而已。次郎吉曰。否。否。此殆砲聲。雖然。茫茫無涯之支那海上。舉眼四燭。除一艘之海光丸外。無隻帆片影。想必無甚關係焉。孟爾莫曰。然。次郎吉曰。夜靜更深。先生胡尙未眠。至此何事。

孟爾莫曰。『予等見清光之美麗。取所儲之酒。以博一醉。然猶念君等岑寂。特請船長允許。分給全船諸人。未知君亦好飲否。』次郎吉曰。『酒者生平所嗜好。但非其時不飲耳。』孟爾莫曰。『何時可飲酒。』次郎吉曰。『我掌舵之機。一日值班三次外。不飲三次。烟草與酒。則無定時。』孟爾莫曰。『次郎吉亦知今夕蒙船長特別之許可乎。退值之輩。皆已酩酊醉倒。故我復持佛蘭西最有名之香賓酒賜君。一濡渴吻。』乃於衣袋中取出酒小一瓶。次郎吉曰。『嘻休矣先生。我若非其時。決不飲也。』孟爾莫曰。『船長及君輩。皆喜飲酒。且下破格之例。君何曉々執拗爲言。』畢。以酒瓶授次郎吉。次郎吉怒曰。『去！去！勿擾。』乃公事。君等西洋人。無強人飲酒之權利。余海島男子。不受人侮弄者也。去！去！勿多言。』

次郎吉係剛直之男兒。初不知刁惡陰險之謀。孟爾莫聞之。暗吃一驚。一

切計畫似已爲彼一人窺破。留此人恐貽後患。殺心頓起。一言不發。將手中酒瓶及杯。歸入袋中。抽出短刺刀。乘不意。用力直刺。次郎吉之前胸。次郎吉不及預防。大叫一聲。轟然倒於甲板上。熱血潰湧。孟爾莫見舵機無人。船隨之轉。稍偏西北。趕往執掌。思得同伴來。令其相代。始不致船路無主。然針路已轉過五十度。僅越一二分鐘。忽由中部甲板走來一人。望船尾而來。高聲呼曰。『次郎吉！次郎吉！』孟爾莫聞聲。又吃一驚。呼者非他人。乃船長巖太郎也。

先是巖太郎與海棠夫人及兒女二人。歸甲板下之船長室。室內懸古英雄之油畫。圓形桌子上。置地球儀。南洋之草花數枝。插於銀製之花瓶內。躺椅數張。分置兩旁。上懸船燈。室中如畫。巖太郎與海棠夫人。步近圓桌。龍子與濱雄。步近船窗之下。嬉笑取樂。未幾。龍子曰。『阿父。今夜兒尙未倦。望阿父』

將昨夜之話。使我兄弟盡悉其底蘊。則愉快殊甚。言時。聞室旁之長廊內。足音趫然。輕叩船長室扉。船長啓之。見赤顏之丁抹商人。手持香賓酒二瓶。菓子盈盤。乃孟爾莫之伴。遵孟爾莫之計。而送以藥船長一家者也。

巖太郎曰。丁抹之旅客。何夜靜更深。尙未睡耶。得婆衣夫曰。頃蒙船長之金諾。許與朋輩暢飲。所以未寢。今特來此。奉美酒甘菓子。以贈閣下。巖太郎具衽落豪傑之風。不爲俗態。慨然曰。請閣下置此邊。代爲道謝諸君。得婆衣夫面忸怩。口喃喃曰。置於此處乎。巖太郎領之。彼即潛步出扉。由黑黯之廊下遁去。

巖太郎見得婆衣夫之去。目注所贈之酒。係平日懸禁在航海中不許食之物。身處船長之責。豈肯不守規則。春枝夫人謂兒女曰。爾等勿耽々注視此菓子。昨夜腹痛。於此深夜。萬不可再食生冷物。巖太郎一家之家庭。教

育。素。有。秩。序。春。枝。夫。人。以。慈。愛。之。心。腸。遵。規。定。之。法。制。嬌。兒。愛。女。得。母。親。之。一。言。殆。無。不。樂。從。者。龍。子。曰。『阿。父。昨。夜。所。云。支。那。明。帝。之。故。事。以。後。如。何。』

巖。太。郎。手。捻。八。字。之。鬚。髭。滔。々。言。曰。『自。崇。禎。帝。殉。義。煤。山。吳。三。挂。以。鎮。守。山。海。關。之。邊。將。開。關。延。敵。使。長。江。以。北。半。壁。山。河。垂。手。而。入。於。滿。洲。人。之。手。厥。後。烽。煙。遍。地。久。假。不。歸。前。明。子。孫。則。唐。王。殉。國。魯。王。出。奔。福。王。被。俘。桂。王。夜。遁。異。軍。之。突。起。於。東。南。者。惟。鄭。成。功。一。軍。而。已。成。功。以。金。廈。二。門。爲。基。礎。由。海。道。入。爪。州。侵。鎮。江。圍。金。陵。軍。勢。日。盛。幾。有。恢。復。中。原。之。望。無。如。天。不。佑。明。卒。爲。清。將。梁。化。鳳。所。擊。潰。成。功。遂。不。得。志。於。江。南。乃。以。百。艘。轉。攻。臺。灣。荷。蘭。人。拱。手。乞。和。成。功。驅。之。使。去。定。法。律。制。職。官。儼。然。一。獨。立。海。國。回。顧。同。胞。淪。胥。異。族。惡。耗。傳。來。由。椰。西。逝。以。熱。心。愛。國。之。英。雄。親。歷。亡。國。之。慘。劇。人。生。至。此。飲。恨。如。何。於。是。鄭。成。功。憤。成。痼。疾。星。隕。臺。澎。而。獨。立。海。國。運。命。亦。終。子。』

克。燠。不。善。繼。志。施。琅。助。虐。遽。樹。降。旗。孤。島。臺。澎。亦。歸。清。籍。遂。無。復。有。籌。反。抗。者。矣。』巖太郎口講手畫。述支那漢族末路之史。龍子與濱雄。磨掌聳肩。靜聽談話。至激烈沈痛處。則齧齒欲碎。凜々乎。咸有誓清中原之志。巖太郎曰。『今夜已晚。明日再語滿清開國諸事。』時室中悄然無聲。忽由甲板上。轟然一聲。如人之墜地。海棠夫人聞之。曰。『伊何聲！伊何聲！』巖太郎側耳靜聽。忽詫曰。『船何忽轉向乎。』海棠夫人曰。『何以知之。』巖太郎曰。『黯淡之月光。何忽由船尾而入。則鍼路已更西向矣。』海棠夫人曰。『殆已近何地之海港乎。』巖太郎曰。『否々。船方在支那海正中。風力微弱。船行遲緩。何來海港。』海棠夫人曰。『值班者爲次郎吉。彼甚誠實。決不妄爲。殆有大暗礁乎。或大渦流乎。』巖太郎曰。『余試往觀之。夫人試伴兒女先睡。』言畢。出外。時已四圍岑寂。月色暈黑。惟有一線船燈之光。直射窗間。映照室內而已。

九 船長被縛

巖太郎既出船長之室。由廊下而步上中部甲板之昇降口。覺船轉正西方行駛。急足登甲板上。見水天相接。四圍數十里之間。夜色蒼茫。除本船外。無一點之燈光。東風颯々斜送。布帆人靜更深。萬籟俱寂。淒涼海上之景。一天星斗閃爍。作淡碧色。團欒明月。出沒於密雲之隙。觀船首之甲板。見水夫長紋藏。突出半身。凭於船首之闌干。面對海上。初不知身後有船長之遙。窺絕似航路有險。須分外經心。以檢察。有無暗礁。渦流之狀。至眺船尾之甲板上。則船燈慘淡。月隱無光。朦朧不能細辨。而握船尾舵機之人。背光直立。且爲帆角所蔽。不能辨其眞面目。所以移步走來。且走且呼。初未加意。而彼惡奴早辨爲船長之音。知嚮者酒菓未曾奏効。於懷中掣出短劍。隱於身後。以冀俟彼走近。出其不意。一擊中之。勿致再誤。故即默不一語。而心中躍然。幾不

自持。將如猛虎負嵎。以待事機之熟。或得以日本人之血。一快其噬人之心也。噫。殆哉。巖太郎之生命。如風燭。朝露。雖有絕大之能力。彼惡奴乘其不備。則暗中縶索。膏其利刃。遂其初心。直轉瞬間耳。

巖太郎連呼次郎吉。絕無返答之音。及轉過篷角。離舵機僅五尺餘地。瞥見握舵機之男子。乃長至六尺餘。目懸黑眼鏡。手執短刀。作々有光。一躍而前。直刺前胸。巖太郎大吃一驚。不及退步。展其素習之武術。以左手架過。身向旁閃。而一陣血腥之氣。直沖鼻觀。此時亦不暇他顧。孟爾莫已轉身撲來。知徒手與彼利刃相搏。終難對敵。即用秘密無敵之技。以一足踢彼手腕。噹啷一聲。手中所執之刃。直飛至數丈外。而落於甲板之上。

惡奴孟爾莫。既出不意。手中之刃。爲巖太郎所奪。但欺彼亦徒手。當此死生呼吸之際。勢不兩立。遂亦出其死力。以博最後之勝利。僅一交手。而忽聞身

後有大罵惡賊之一人。如飛而至。則不得不求自全之法。虛架一勢。從身旁跳出。遶過後檣。巖太郎方欲舉步追逐。而前面飛進一人。則紋藏也。巖太郎厲聲曰。『紋藏。仔細。速追。勿使惡奴逸去。』身往旁閃。一足適踏於一人身上。急視之。則胸前被刺。血灑遍處。卽舵手次郎吉。知被惡奴所戕。此時怒氣上冲。殆達極點。遂呼紋藏。從後追來。孟爾莫早由大砲之架。猱升中檣。下離甲板。約有八尺餘。一手將懷中所佩之手槍取出。呼曰。『來！來！』二人飛步追來。不及細辨。乃於左舷高張帆布之陰。從黑暗中投來一物。立足不住。同時倒下。手足不能自由。遂爲惡奴之捕虜。嗚呼。此何物耶。係何人所投耶。蓋巖太郎由室內走上甲板時。早爲彼同黨二人所見。二人趕往船室。取得縛人之索。及上甲板。則適遇巖太郎與紋藏二人。遂由黑暗中投出縛之。此索之製甚巧。乃阿比西尼亞人獵時所用。形若網然。善用者雖遇虎豹。亦不難

就縛。今彼惡奴藉以縛日本之奇男子而報其私怨。吁。計亦狡哉。

水夫長紋藏之立於前甲板也。毒酒之杯已舉至口。忽再從遠方傳來大砲之音。則適然而驚。杯自手中脫去。方細辨砲聲之來自何方。未幾而頭目眩暈。一時糛糊。神識不清。則因毒酒之味直觸神經。故次郎吉之被殺於後甲板。彼茫然未知。迨巖太郎以足踢飛惡奴手中之刀。刀落板上。聲鏘然。適在身後。即被驚醒。知必有變。即趕往後甲板。彼久立暗中。目光甚清楚。相隔二三丈。即見船長與一人相搏。大呼趕來。僅此一剎那間。而亦遭惡人之毒手。緊々縛住。不能稍動。此時怒氣冲天。不覺破口大罵。旋大呼曰。『速拿海賊速拿海賊』。彼意欲呼同伴相助。而音響寂然。惡奴三人已將二人縛住。噤々一笑。直奔甲板之升降口。巖太郎轉眼視之。見一婦人穿雪白如練之寢衣。長身玉立。方由升降口。步上甲板。則愛妻海棠夫人也。

巖太郎以英雄之姿。出於不意。爲彼惡奴所播弄。被縛甲板上。早置生死於度外。所以心內泰然。絕無顧慮。默不一語。忽見愛妻海棠夫人之來。不覺心一觸動。即呼曰。『夫人勿前。余不幸爲彼海賊所暗算。此生已矣。夫人可護持子女。勿落惡人手。致彼等肆毒也。』時孟爾莫與同黨之二人。已直走至夫人前。即舉手欲挈其衣。夫人往後一退。厲聲曰。『勿爾。惡賊。速斂爾手。汝等乘此黑夜。乃欲以強力欺吾弱女子耶。』女等聽吾一言。孟爾莫出不意。被此一喝。乃兀立不動。答曰。『姑言之。汝不能飛出我掌中也。速言。毋觸乃公怒。』海棠夫人曰。『汝等下此毒手。意欲何爲。』孟爾莫冷笑曰。『猶未知耶。』海棠夫人曰。『汝等之爲此者。殆利我船中之財物耳。余夫與汝等。素不相涉。』孟爾莫插言曰。『否。否。不僅此。』海棠夫人曰。『汝等不論爲何國之人。但既有國籍。即應盡國民之義務。無論縛船中二人。不足濟事。余一呼則十數。』

水夫立至。汝等僅五人。能敵乎。一旦被擒。則爲何國人。何姓。何名。不難。水落石出。汝等白色人種。素負文明之徽號者。乃爲此鼠竊狗偷之事。何以對國家。何以對同胞。何以對羈族。汝等之妄作。妄爲。蓋未細思耳。速去。二人之縛。余不罪。汝等并勸余夫不罪。汝等余願誓天以爲信。自此以後。勿再爲此等事。致蹈不測之誅也。」孟爾莫又矍々笑。益縱徐曰：「爾言畢乎。」海棠夫人曰：「余姑言之。其聽否。一任之汝等。可勿悔。」孟爾莫曰：「汝亦知全船水手。已盡由我送至天國乎。」海棠夫人曰：「默！汝等惡人。不聽余言。爲此惡事。必有不能解脫之一日。余言之是否。汝等苟人類。必能領會。汝等勿誤。謂劫一女子。特易事耳。抑知余者。固素不懼強暴。而久熱心爲迷者之導師者耶。」孟爾莫更笑。不可仰點。首曰：「然！然！汝言良是。」

嗚呼。天下事。惟情能動人。亦最累人。方海棠夫人撫其兒女睡時。巖太郎出

外一縷柔情。早隨其夫之身而去。及聞甲板聲響異常。彼情深如海之夫人。不得不抽身以出。一觀外面之事如何。及見其夫被縛。則事出意外。彼固靈心秀口。更事甚多者。雖心中惶急。欲以一番正論侃侃而談。使彼惡人翻然知悔。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特化險境爲坦途。彼等尙有人心。從此改過。詎非快事。詎非快事。不謂彼惡奴輩。見夫人年僅三十。美貌如花。頓生覬覦之心。喋々而笑。目不轉睛。在雲隙露出之月光下。細觀其態度之苗條。體格之豐腴。目如秋水。眉擬春山。桃腮帶雪。杏臉欺霜。一種痴情。海棠夫人之自頂至踵。即至一髮之微。無不被其眷注者。噫。此二種絕不相侔之愛情。忽然遇合。則事變之來。更不可測矣。

孟爾莫曰。來觀汝夫。汝夫將與汝永永不見。不可不一訣別。海棠夫人一聞惡奴之言。心如刀刺。淚潄々下。移步至中部甲板。則見巖太郎與紋藏緊

々縛在一處。面仰向上。覲正明晰。巖太郎曰。『夫人。速去看視兒女。勿復念余。余磊落丈夫。生死久置度外。特死於此惡奴之狡計。爲可惜耳。夫人須謹護兒女。事若急迫。則同赴此支那海之清流。以圖一潔死。』海棠夫人聞言。默不一語。不顧利害。直走至傍。以手急抽所縛之索。孟爾莫大喝道。『賤奴。休得妄爲。』縛繫不可解。孟爾莫早從後掣夫人之裾。厲聲曰。『爾等至此。生死在余掌握。若妄作爲。是自速死也。站着聽余之發落。』顧巖太郎曰。『汝一生善。以強力欺人。今日被余所縛。正天道之好還。當自怨。不當怨余。此滔滔之支那海。即汝葬身之所。汝以英雄自命。必不怨余。處置之太酷。汝所不瞑目者。或因妻子故。雖然。不妨以余之後日行事。預告之汝。汝之妻子。今日以後。自由之權利。當概削去。一切服從余之命令。余亦不加殺害。全船之主權貨物。應爲余等所有。爾妻後日。必不再從事於海上生涯。榮華富貴。殆不

可測。土耳其之王宮。爾妻必居一席。爾之二子。不出數月。當在阿非利加洲。丟尼斯之富家。苟得家主之歡心。則款待必較優。是在汝二子之自爲耳。余有言。余必達余之目的。不若彼小人之言行不相顧也。

譯者案土耳其爲君主國。王宮內多購有姿色之美女。實之以供一人之淫欲。阿非利加洲丟尼斯地方。凡富家盛行畜奴。孟爾莫之言。蓋將彼等母子分賣之二處也。

且余甚愛汝妻。汝妻苟感余之恩。肯爲余執巾櫛。則余更將刮目相待。但我聞黃色人種富敵。凱心能堅。忍刻苦。以達其志。故汝妻非手覆聖經。以誓從余。必不輕信。余固老於更事者。決不自貽伊戚也。」

海棠夫人聞彼惡奴之言。怒氣填膺。不可稍遏。即叱曰。「惡奴。休得無禮。余與汝勢不兩立。願以孱弱之身。與汝一拚死活。」說罷。奮力扭住孟爾莫之

衣而下毒手。

軍事小說新舞臺二編

七六

十 俄國之偵探

巖太郎急呼曰：「夫人勿爾！夫人勿爾！」此時孟爾莫見夫人撲來。彼毒如蛇蝎之人，豈以一女子稍介彼意，早以兩手緊握夫人之腕。夫人即出死力掙扎，亦難勝彼惡人之魔力。孟爾莫呼其同伴曰：「速縛此賤奴。」二人聞言，即至前，反接夫人之手，而加之縛。孟爾莫冷笑曰：「賤奴亦知余固非善相識者，汝欲逞螳臂以當車，直自尋煩惱耳。」海棠夫人笑曰：「好！好！余得與郎君同死一處，余願慰矣。惡奴雖惡，其如余志之不奪何！」復顧巖太郎曰：「郎君昔曾語妾，英雄者不戚々於一己，吾等抱此志以沒世，不得稍達日本同胞，遂無繼余等而起者，彼惡奴日肆其惡，一旦吾國海軍實力，既臻其極，則此小醜，決不容於天下。以今日國民進步之程度推之，知其期必

不遠也。巖太郎曰：『夫人之言是也。惡奴能戕吾之生命，不能戕吾之精神。血染甲板，屍入海波，亦男兒快意事。我國武俠教育已普及於國民，若一遭挫跌，絕無恢復之期。又豈我海國男子之行乎？』孟爾莫轉念船長夫婦既已被縛，則此船一切指揮之主權，在己掌握。昔在司馬他島見所載之若干貨物，將運至亞美利加洲，而售得善價，較之所失者，必得數倍之利。時艙內同伴之二人，適亦走至，彼即以極歡喜之聲語之曰：『來，爾等來觀。海光丸船長之夫婦，余已敦請在此。余謝上帝，不負數年來經營之苦心。有此賠償之一日，余將以權利所得百分之五，分勞汝等，以酬汝等相從之苦。今日以後，余之需用，汝等處尙多也。汝等勉之，余將定爲成例，以余之腦力與汝等之腕力，合一公司，則汝等將按次分得花紅。汝等一生衣食，將不盡也。』言畢，又發其怪異之笑聲，於深夜中，疑爲林中之梟啼，足令人寒慄。彼黨徒踴

躍呼曰：『謝君惠。余等以腕力得償金矣。歡喜！歡喜！』

水夫長紋藏身被縛。稍蠕々動。覩夫人之就縛。目眚盡裂。憤怒達於絕頂。大叫曰：『有惡人！有海賊！速來救援。』連呼數次。甲板下聲寂然。無少動靜。孟爾莫笑曰：『汝雖呼聲破喉。余知無一人應爾者。彼等在天國。遲君久矣。』紋藏喟然曰：『惡。天乎。甲板下之船員。已盡殺耶。』又高呼曰：『次郎吉快來！次郎吉快來！』蓋紋藏自前檣來。尙未知次郎吉被殺也。孟爾莫曰：『然余代爲汝喚之來。與汝爲最後之會面。』言畢。顧視同伴。即有一人。走至後甲板。拖一殺死之尸首。血涓々流。偏染甲板。巖太郎見此情形。憤然曰：『汝惡人。汝大惡人。殺次郎吉復毒死船員。彼等有何罪。而下若是之辣手。』紋藏呼曰：『船長。船長。次郎吉被殺乎。吁。大惡人。上帝必不赦汝也。』孟爾莫曰：『巖太郎。汝今距最後之時。將不滿一刻。汝此後。勿耿耿於丁抹之。』

之商人也。汝當自思。巖太郎曰：「丈夫死則死耳。何事喋喋爲？」孟爾莫曰：「雖然，余必使汝瞑目而死。勿留遺憾。」巖太郎聞言，於不意間觀其面，則見面上之縐紋漸次平直，彼將黑眼鏡除去，其似毒蛇之眼光，緊注人面，彼以一手徐撫其面，則圓大之鼻已成尖銳，顛邊長垂之鬚根根倒捲，彼已露出眞面目，始知彼用其偵探家幻變其面之術，而欺人之不備。彼立於巖太郎前，喋々而笑。巖太郎不禁失聲曰：「汝——汝——汝爲俄國之小人吉內爾。」

吉內爾，汝眞小人。嗟乎，諸君乎，與耶太郎爲世界徒步競爭，而終輸十萬元之吉內爾，以名譽財產全歸失敗，恨入骨髓，終以苦心經營於司馬他島，攜其同伴四人，請旅館主人之介紹，欲乘機制巖太郎之死命，而奪海光丸，剛直如巖太郎，遂入其殼中而不覺，船員盡斃，家人被縛，此後之結果，蓋不難懸揣而得之也。

水夫長紋藏在日本時。早與巖太郎爲莫逆之友。徒步競爭時。彼曾爲巖太郎之介紹人。彼見此次害船長一家之即吉內爾也。怒益甚。咄曰。『咄！俄國偵探吉內爾。汝實小人之尤。不知力量未足。致遭失敗。今以卑劣之手段。爲復仇計。汝何不知恥。』吉內爾笑曰。『紋藏。汝不飲香賓酒。汝自以爲狡猾。抑知終被余縛。汝默。汝之生死。懸於我手。雖然。汝勿慮。汝靜待余解汝之縛。』紋藏冷笑曰。『汝將以術牢籠我乎。抑知余固非畏死者。』吉內爾曰。『汝固不當恨余。司馬他島余爲塔客時。汝苟有明眼。看破余之僞裝。必無今日事。故汝即恨。當恨汝之日。』紋藏曰。『然。汝言固不謬。但汝前與人徒步競爭時。曷不怨汝之足。余惜不能動。否則。必撕汝頰。以爲妄言者戒。』吉內爾實無可再言。即轉謂巖太郎曰。『汝日本人。恆自誇爲奇男子。抑知世界尙有俄羅斯人耶。俄羅斯人。豈可輕侮者。想今後汝當知之矣。』巖太

郎曰：「然汝試取短刀，刺余之胸，即知日本人之血與俄羅斯人之血，誰熱。吉內爾聞言，怒道：『短刀乎？汝乃以此笑余乎？余將使汝永沈於支那海之底，以汝身供海魚之一餐。』言未畢，即將巖太郎舉起，嗟乎英雄末路，鬼蜮椰榆，既被惡人所算，則此一剎那間，決無復有再生之望矣。孰意深夜茫茫之海面，乃有不可思議之一怪事。

巖太郎既被縛，手足不得自由，全身爲吉內爾所舉，從甲板中間移步至船右鐵欄邊，適次郎吉之屍橫於其下，身已被刺，血流不止。吉內爾方至身畔，則屍身歛然起立，髮動目張，面色蒼白，若靈魂不滅，欲從惡人之手奪出船長以救此頃刻間之危迫者，然而人固已死矣，決不能再生矣。觀其齧齒握拳之狀，雖狡惡如吉內爾亦爲之卻步。四人之黨羽更踉蹌退避，彼之靈魂若與身體復合，此神妙不思議之作用，博物家謂凡動物死後，驟通電流，則

官骸肢體能復運動。次郎吉屍身之變。殆因此乎。雖然此亦咄々怪事。

吉內爾身往後退。巖太郎之面。適與次郎吉打一照面。睨其顏。血痕斑々。狀甚可畏。巖太郎曰。『次郎吉勿爾。余命懸於天。豈惡人所能處置。汝往矣。勿爲余慮。』異哉。次郎吉。巖太郎之言甫畢。即已轟然倒下。不再少動。

吉內爾方退卻。忽見屍身已倒下。彼復露其猙獰之色。發其猙獰之聲。罵曰。『嘻！死奴。誤人時刻不少。』

是時海棠夫人與紋藏齊聲呼道。『勿殺船長。先殺余。先殺妾。』吉內爾一言不發。早走至甲板之右邊。將巖太郎舉高至頂上。忽中部甲板之梯。走上龍子與濱雄。最後得與彼父親一面。不及有言。巖太郎已被惡人將手一揚。從空落下。浪花開處。直入於支那海之底。

被縛之海棠夫人與紋藏。見吉內爾之舉動。頭目眩然。一若此身同被投於

海中者。不覺昏然暈去。

十一 船長投入海

吉內爾自船長入海後。即轉步致大檣邊。忽聞甲板梯上。步聲寂々。龍子與濱雄。嘻笑而來。彼等在室內。俟其親愛之父母久不至。初不知甲板上之陡起變端。小手相携。尋蹤而至。適已爲惡人吉內爾所見。不待走近。早與彼黨一人。執二人之小手。背縛之。驅至海棠夫人處。

龍子與濱雄。猝遇此強暴。并見其母之亦縛在一處也。悲從中來。放聲一哭。時海棠夫人已悠悠醒淚。想良之人慘遭毒手。并見兒女二人。被縛在一處。知事已不可收拾。淚如雨下。思此後。惟有乘機自殺。以完此潔白之驅而已。欲撫此兒女。以期報殺父之大仇。則來日大難。正非易事。嗚呼。聰明果決如海棠夫人。苟非必不得已。又孰肯行此最後之一策。

紋藏甫蘇。即呼曰：「速殺我——速殺我——惡賊！」吉內爾曰：「紋藏。汝勿譁。汝能矢真誠以待余。余當立解汝縛。併與汝以吾黨同等之權利。汝前爲巖太郎而恣其凶暴。余亦不責爾。余甚嘉汝有熱心。余終必善待爾。汝其思之。」

紋藏斥曰：「咄。惡奴。緘汝口。乃公非可以善言誘者。余不爲僞譎計。我輩男子。亦不受人之侮弄。咄！惡奴。勿復言。」吉內爾曰：「汝非好相識。余亦不懼爾之終抱秘密。船中之儲藏也。商埠之往來也。余旣爲海光丸之主。即有權管理之。汝其細思進退。明日不言。則請嘗余之鐵鞭。使汝身之肌肉。逐次在汝身上辭去。以爲汝秘密之贈。况彼海棠賤婢。苟侍余枕席。彼必能詳告余。屆時。汝即言亦不能免。汝皮肉之苦痛。任汝自取可也。」言畢。顧其同黨曰：「爲我移置彼等於船左之預備室。四人同聲應諾。先曳紋藏。至升降梯口。向下一推。斯時紋藏被縛成一團。不能用力。一骨碌從梯上直至下面。復曳

海棠夫人將如法行之。吉內爾呼曰：『勿爾。余將藉之以賣多金。勿腸肢體以賤價值。』四人各用力。將夫人與兒女次第取下。直至船尾。左邊之船具室外。此處爲人跡所罕至。陰黑異常。一人由懷中取出探檢用之電燈。細察其門。則堅固異常。早已下鎖。不能推開。甲曰：『如何。』乙曰：『無匙。不能開。奈何。』甲曰：『匙必在船長身畔。今船長已入海。則此門決不能開。』丙曰：『否。彼奴爲水夫長。彼衣袋或有之。我等試搜其身畔。』三人同聲曰：『可。』遂檢紋藏之衣袋。果得鎖匙十數。試啓門。則僅試三匙。門已轟然啓。室內更黑暗。即曳四人入內。笑語之曰：『爾等可安睡。俟明日再語。』從外加鎖訕笑而去。吉內爾見巖太郎已死。諸事處置已妥。海光丸將屬己之。指揮權而爲之主。數年謀畫。遂克有成。上天垂憐。絕無困難。不覺拍掌大笑。擬開一賀筵於甲板上。與黨人歡呼痛飲。樂今夜之功成。彼同黨一名曷納加。一名婆羅斯。一

名不脫羅。一名得婆衣夫。久服吉內爾之使令。彼等皆不知一物之俄羅斯人。至走集時。吉內爾爲言祝賀飲酒事。彼等皆鹵莽人。曾不知利害。即同聲道。贊成。贊成。吉內爾又道。『否。我等須分其職守。此時在支那海正中。潮流礁石。在々可慮。爾等須用抽籤之法。推定執舵者一人。此事爲全船生命財產所系。不可不慎。』曷納加曰。『抽籤乎。然則執是役者。必不能飲酒矣。然則我——吉內爾曰。』此事不能互相推諉。且醉後何能執舵。所以不論何人。掣貧乏籤。卽爲三點鐘之舵手。』四人聞言。遂默不語。吉內爾遂割甲板之上細繩。爲四本之籤。短其一爲當役之籤。而令四人各抽其一。吉內爾一行共五人。應有五籤。彼居然以船主自命。不自掣籤。彼四人者敢怒而不敢言。不得不聽其指揮。吉內爾以一手引出。手內執四本之繩。而垂其頭長寸餘於外。曰。『貧乏籤爲短者。誰掣之當舵手。』四人者。任誰不甘執

此役。故抽籤時。咸競々於掣短籤爲慮。不脫羅抽其一非短者。曷納加抽其一非短者。二人皆大喜。得婆衣夫第三次適得短籤。色大沮喪。曰。『嘻！余何不幸。』余請告一分時假。余將往甲板下取物。吉內爾領之。彼去未幾。即上甲板。住掌其舵。噫。彼請假爲何事。彼蓋往船室中。取得白蘭地酒兩瓶。藏於衣袋內。將於月黑星高之際。爲一人獨醉。計以較次郎吉之執不肯飲。其品格爲何如其舉動爲何如。

吉內爾見舵手已定。旋謂曷納加婆羅斯曰。『汝二人同往船員室。把彼倒斃者。盡投入海中。余與不脫羅爲酒筵之準備。待汝等來。而共樂今夕。速去。勿再遲。』二人聞言。怏々下甲板。吉內爾謂不脫羅曰。『汝取此奴。投入海中。』不脫羅曰。『此次郎吉之屍乎。余決不敢。』吉內爾曰。『汝敢違余之命。汝乃以此爲非汝之義務乎。』不脫羅曰。『前之猙獰。直立如惡鬼者。非彼耶。余何

敢動彼。余雖萬死。余決不敢。」吉內爾怒曰。「咄。懦夫。余非懼彼死鬼者。汝取酒及諸物來。死尸。余自處置之。」丕應諾去。下船室。取得白蘭地酒三瓶。麥酒二瓶。火酒二瓶。併牛肉象肉。罐製品之鮑魚等若干。復至甲板上。果見次郎吉之屍已不在。想已投入海中。吉內爾取剩餘之帆布。鋪大檣下。丕脫羅早將食室中取得之物。羅列布上。吉內爾正因投屍時。見次郎吉之屍。忽浮忽沉。若其靈魂。又未離軀壳者。心中疑念。潛不覺由疑生。驚由驚生。懼見有瓶酒在前。正可藉以壯膽。乃大喜。伸手取瓶。傾入玻杯。一起吸盡。曷納加婆羅斯二人。亦取得火酒十餘瓶。上甲板來。想十數船員。已盡入海。故急來此。爲長夜之樂。於是四人團坐大檣側。盡情痛飲。十數杯後。咸醺然有醉意。忽一人樂極。引吭而歌。々爲俄羅斯下等社會人所謳。鄙俚不堪。但聞聲不絕而已。繼而一人和之。謳聲益繁。未幾。樂甚。遂起舞。婆娑跳躍。一

往。一。來。攙。之。中。國。雲。南。土。番。之。跳。月。亦。不。過。此。

司舵之得婆衣夫。彼既飲二瓶之勃蘭地酒。飲量既不甚大。又因悶酒寡歡。更易於醉。頭森々然。疼痛不止。手中所執之舵。毫無把握。船首直指西方。乘東風之相助。速力較增。先刻所見之巨人鳥。復流浦露於北。船首挾赤道帶下之逆流。司舵者尤爲未經諳習之人。以故船常向西者。忽焉偏指南方。又移向而指西南。又移向而指正西。幾疑船亦爲白蘭地所迷。一時失其主權者。彼舵首大檣邊之四人。何竟不加詰問。則以四人方盡情痛飲。不復措意於船之行駛故。

嗟乎。此海光丸之甲板上。於數點鐘前。猶是天國之修羅場。未幾而演不思議之悲劇。未幾而爲惡魔跳踊之大舞臺。人事茫茫。伊於胡底。則此後更有如何之變局。又孰能知之。孰能測之。

十二 船具室之脫離

海棠夫人與兒女等被拘於船尾之船具室。亦既諸君所知矣。此室黑暗潮濕。黴臭撲鼻。其位置當船尾之左舷。本爲船中置零星物件之所。一面啓門於船廊。即在船內取携物件所出入。一面有一暗門。約三尺見方。用螺釘々固。外面油漆。與船體同色。此門惟於運雜物入室時。一啓之。故不獨搭客不能知。非熟於水手之事。而司其職者。亦不能解其底細也。

四人被縛室內。室高僅如人身之長。四壁皆船板。僅有一圓形之小窗。々嵌厚玻璃。通入一線之光明。海棠夫人與紋藏。手縛左肩後。籠子與濱雄。手縛在背後。四人團入此室中。彼法蘭西著名之鐵塔牢獄。殆無以過之。若手足自由。或能將船旁之門。撬開而茫茫大海。欲遁無所。況四人嚴重加縛。即欲啓門而不得乎。

四人中惟紋藏於此室情形較爲熟悉。因一切物件皆彼位置。若夫人與兒女則從未入室。此時尙爲第一次。室內有青色油之木牀。々上堆大小之帆布。及繩。輕木製之四角浮標。修船時用之鐵器。如起螺絲之釘。銳利之鋸。重大之斧。以及數桶之油漆。入水之油衣等。縱橫歷亂。門外爲廊。々盡爲舷梯。四人在內。一無聲息。故彼等上下往來聲。死屍入海聲。聽之甚悉。濱雄曰：「母乎。是何聲也。」海棠夫人曰：「是投物入海之聲也。噫！殆船員乎。紋藏爾聞之否。」紋藏曰：「聞之。夫人所度良不謬聽！聽！彼又投入矣。」夫人垂淚曰：「我聞此悲慘之水聲。心爲惴々。不知何以淒余。心若是忠誠之次郎。吉。殆與船長已相見於冥途天乎。曷不加刀余身。而使余得從良人於地下乎。」未幾。聞振舵聲。波聲。風聲。隱々歌聲。足跳。踊聲。續々傳入耳。鼓夫人與紋藏聞之。更爲淒楚。曰：「余苟得手足之自由。必抱兒女投海中。使余得保

一身之清白。此時紋藏若察夫人之意。而別有會心者。不待其辭畢。即呼曰：「夫人」呼聲低而有力。可決爲非絕望之聲。海棠夫人尙未聞。紋藏復低呼曰：「夫人！請夫人勿萌短見。扶持船長之愛兒愛女。其責惟在夫人。請夫人和兒女速離海光丸。無論如何危險。天佑夫人。必能保其生命。否則。今日不設法走脫。明日余不幸爲彼所殺。必加強暴於夫人。雖欲續船長之志。必有甚難者。請夫人聽余之勸。」海棠夫人曰：「紋藏。汝言誠是。但如此渺茫之大海原。將遁至何處乎。如此被拘於一室中。有誰代爲解脫乎。是則即欲遁走。固非易事也。余本不欲輕視生命。特恐徒生人世。貽後日悔之耳。」

嗟乎。夫人之言。詎非準情酌理者。紋藏即有不可思議之魔術。脫手足之羈絆。則廊下之扉。用何法以開其鍵。即開矣。彼惡人。詎肯假舢板使之遠遁。即能暗暗解得一露。彼惡黨五人。之目有不爲彼黨所鎗斃乎。則此事也。豈非。

萬不能得之事耶。

孰意鹵莽之紋藏。彼早思一冒險之法。以冀夫人等之脫離。是船低聲曰。『夫人勿憂。余尚有最後之希望於夫人。夫人其鼓最後之勇氣。以與此惡魔戰。』海棠夫人曰。『希望乎。余尚可脫出此海光丸之船具室乎。』紋藏曰。『然但不能開廊下之門。而至甲板。其啓船旁秘密之門。而直出於海中乎。』海棠夫人曰。『秘密門何在。』紋藏曰。『夫人不知乎。此室內有一秘密門。余手少動。即可啓之。惟漫々之支那海。夫人決不可存畏懼之心。』海棠夫人曰。『余決不懼。』紋藏曰。『夫人。余且告知能脫離之故。以可愛之小兒女。坐於筏上。夫人縛身於其後。徐々游泳。此處當支那海之大潮流。由東北直瀉向西南。今夜又吹東風。流行更速。夫人附筏。必直至婆曷內爾島之對冲。出於司馬他島與齊耶罷島之間。而一過森大海峽。即此數處。尙不能獲救。則以

外即爲馬來半島與澳大利亞洲通行之航路。必能與航行之船相值。即不幸而沈於海底。亦不過圖一潔死耳。夫人以爲如何。夫人曰。甚佳。雖然。余等之縛。用何法以解之。紋藏曰。余將借助於神。夫人曰。神乎。神能來解此縛乎。紋藏曰。夫人。不見濱雄與龍子縛手之繩甚細。且縛在背後乎。余盡畢生之力。齧斷彼任一人之繩。使之手足得自由。而後令彼解余等之縛。想不甚難也。言畢。即用力橫向濱雄之側。彼適以口當縛手之繩上。奮其勇敢之力。漸及將繩嚙斷。約費五分時。而繩已全斷。濱雄兩手得自由。大喜。即用力解去足上之縛。紋藏曰。濱雄。試解余之縛。可憐八歲兒童。其力幾何。紋藏之縛甚緊。一時不能猝解。紋藏恚曰。濱雄。試於牀右取小刀來。切斷此繩。濱雄果於牀側。覓得修船之斧。又以手顫斧。重不能如志。踉蹌。至紋藏身畔。彼少年恐傷紋藏。慎之又慎。以斧刃在繩上。摩擦。幸刃尙利。不一刻。

而繩中斷。少年喜曰：「好！好！」紋藏之繩既解。乃一解海棠夫人與龍子之縛。併徐圖脫此黑獄之船具室。

時甲板上飲酒甚豪。聲呶々不可辨。從甲板下聞之。知必甚喜。且聲重滯而遲緩。知必中酒。且甚醉。紋藏乃取輕木之四角浮標。十數个。排列牀上。用繩細々聯結。成一絕奇妙之筏。此筏闊三尺餘。長約五尺。甚厚。故浮力必大。海上遇險。每一男子。用浮標三枚。已可免沈沒。故此十餘浮標。載二小兒。併一女子。當不難勝任。紋藏更於雜器中。取出起螺絲之釘。直走至秘密艙門之側。

海棠夫人知脫離之時甚近。乃柔聲謂其兒女曰：「龍子乎。濱雄乎。汝父已歸水國。余等將付生命於天。乘機脫離此魔窟。天苟不絕余等。必能獲救援。汝等勿見此大海而懼。」龍子曰：「紋藏所言。我已聞之。苟沈於海底。則必於

冥界晤我親愛之父親。濱雄曰：「我不懼此渺茫之海面。何能使我懼？」

夫人語時。紋藏用力振其螺絲釘。因潮濕而鏽。殊不易轉動。竭其能力。始得漸次取下。釘既盡。用手推之。舷邊之門遂啓。門高廣約三尺許。人可自由出入。門外離水面僅一尺。浪爲風激。時打入門內。縱目觀支那海上。天水相連。一望無際。月隱雲際。光影暗淡。船航行時。疑在雲烟間。遠處激起之浪。宛有魔物跳躍。海棠夫人見此景色。知以數尺之筏。漂泊其間。萬無生理。然與其居船上而受奸黨之羞辱。則曷若輾轉中流。得一潔死之爲愈乎。

紋藏預備既畢。靜觀海上。忽聽舵音不絕呼啞。船首左迴右施。方向不定。速度之遲。殆無甚匹。紋藏深疑此船。殆無人駕駛。不勝詫異。蓋彼決不能懸揣而知掌舵之得婆衣夫。因偷飲二瓶之火酒。沉醉欲睡。不復理會船行之如何也。紋藏深恐如此行船。不幸觸於礁石。全船必盡遭沈溺。此時筏已聯成。

惟有早使夫人等離開此船。以冀達希望之目的耳。遂將編成之筏。由舷門送入海中。謂夫人曰。『請即乘筏。』言時。先將瀟雄與龍子。縛身在筏上。夫人繫身筏後。半身入水中。既妥。紋藏曰。『夫人前途珍重。』海棠夫人曰。『紋藏。余等同罹於難。不可不同行。冀得天之幸。速乘筏。』紋藏曰。『否。余尚有最後之希望。爲船長復仇。』夫人曰。『爾一人能敵彼五人乎。復仇之事。余豈忘之。爾速乘筏。苟得天佑。徐々圖之可也。』紋藏曰。『余感船長之恩。義決不可以無報。余死於惡人之手。分耳。余苟有可乘之機。余決不輕恕惡人。船長既被戕於惡人船中之事。即余應肩其責。余又何敢放棄此義務乎。夫人。其速離海光丸。余且暫與夫人別。』言畢。揮淚不止。早將手中所繫之筏纜。用力割斷。筏向外流去。漸流漸遠。次第向西南之方而不見。

十三 甲板上之活劇

海棠夫人既離海光丸。縛身筏後。乘如瀉之潮流。直向麻拉加海峽而去。遙望海光丸。其行向適五六十度之交角。漸行漸遠。在朦朧黑暗之海面。漸失其影。幸此時風力微。甚絕無甚高之浪來撼。此筏龍子見母。覺於水內。頻々下淚。且泣且呼曰。『阿母來。同乘於筏。不然。兒代阿母。』其聲之悽惻。實足聞之傷心。海棠夫人含無限之苦痛。曰。『愛女。勿爾。』再欲有言。噎不成聲。回視海光丸。則已杳然無影。默念此筏。若幸漂入文明人區域。必得意外之救助。若入野蠻人之住居。無異於奪取海光丸。惡人之性質。則我三人寧消爲海中之藻屑。不願被辱於此輩惡奴也。

嗟乎。危哉。海棠夫人與其小兒女。寄身於小筏上。漂泊於偌大之支那海。深不可測。適遇鯊魚類之游泳。則三人生命。必同歸水泡。即不然。東風一大。波濤湧起。亦足以捲入波心。夫人以爲人間百事。要惟有能。始可戰勝。天行

而奏最後之勝績。值此境遇，亦惟盡吾能力之所至，與運命戰，與風濤戰，以保護兒女爲一己之義務而已。然而良人既沈於干尋之海底，遭惡人之毒手，海光丸之主權既全消滅，紋藏之生命更不知何若。……凡此諸事，輓轡腦際，曾無已時。忽由空氣中傳來一發之砲聲，未幾而再發，而三發，凡四五次，絡繹不斷。俄而紅光一縷起於波際，黑烟飛騰，火花噴發，上映浮雲，盡成赭色。爆裂之聲相隔約五海里，所見較親切。龍子呼曰：「噫！火！火！」濱雄亦呼曰：「然！火起！」海棠夫人注視良久，默忖火起之方，曰：「海光丸被焚已矣。」

紋藏。」

紋藏之在海光丸也。既欲一人留於船上，冀與惡人爲最後之鏖戰，彼立船具室之艙口，寂然無聲。注視海棠夫人所乘之筏，漸々消失，成一小黑點而沒。乃暗々歎息曰：「天乎！吾之希望畢矣！吾不可不盡我之義務。」乃退入室。

內。閉上艙口之門。室中依然黑暗。橫於帆布之上。以靜待事機之熟。及夫人之遠去。約一點鐘。躍起曰。『可矣。』一手伸入衣袋。摸索良久。得一小箱。箱上有『M』。即強火力之蠟火柴。在手中搖之。則戛然有聲。大喜曰。『得之矣。』余將利用此數枝之火柴。以送彼惡奴等之生命也。』乃取火柴二枝。在匣側劃之。火柴燃着。即移燃於蔑索上。未幾。光力大增。照見室隅。有三四塗紅漆之鉛罐。紋藏見之。大喜。因內所儲。爲用於船具之氣發油。紋藏即取一罐。開其蓋。傾注於帆布之上。而復移蔑索之火以燃布。火得油益熾。并發出異樣之臭氣。黑烟滿室內。青色火焰。熊々然延燒至柱上。紋藏早取第二罐之油。開蓋徧灑各處。順手取一大斧。掖在腋下。用力打船具室廊下之門。僅二三下。門已啓。紋藏竄身出外。火焰亦隨之出。約十五分時。滿室通紅。火焰如赤蛇吐舌。天矯飛舞。知不上十分鐘。即將延燒至船面。乃轉步上梯而至甲

板上。冀與五人者。一決勝負。

紋藏由梯走上之處。適爲中部甲板。甲板上縱橫俱鋪帆布。布之上麥酒火酒等之瓶。鳥類魚類肉類之罐品。錯綜歷亂。排列板上。吉內爾方與其同黨沈醉而臥。手足分置。成一大字形。初不知海棠夫人之乘間遁去。及紋藏之放火出外。各駒々然尋其安樂之好夢。雙目緊閉。兩頰盡赤。毛髮蓬鬆。絕似海中走出之小鬼。嗟乎。茲數人者。使紋藏揮其所執之大斧。挨次斬其頭。則且不知不覺於黃粱夢中。斷送彼於黃泉路。上一彈指間。曾不少費腕力。然而善獵者。尙不射宿鳥。以紋藏心中。有無限之仇恨。而使彼仇人者。貿然失其生命。曾不知被何人所戕害。不特報仇之心。未快且於武烈之舉。動亦殊不合。故即在旁脫去外衣。爲戰鬪之準備。既畢。乃大聲叱曰。『咄！惡奴。速起。償乃公之命。』怒目而視。以足直踢吉內爾之首。吉內爾被踢。大吼一聲。

從夢中跳起。彼三人之賊黨。聞聲亦醒。紋藏見吉內爾坐起。更飛右足踢其左目。適中額上。吉內爾不及防。大聲呼痛。復倒甲板上。斯時彼黨三人。各已立起。見紋藏之手執大斧也。各驚懼無人色。口中亂呼道。『手槍！短刀！投網！在何處。何處。速覓。』紋藏早以一斧加不脫羅之身。中其項。不脫羅。倅然倒於甲板上。吉內爾及同黨二人。各於腰中拔出短刀。擬與紋藏對敵。諸君乎。斯時執柁機之得婆衣夫。殊爲可笑。彼醉眼摩娑。雙足幾不能支。其體前仰後合。方夢與同黨作長夜之飲耳。昨忽聞霹靂一聲。急開目以視。則中部甲板。人數憧々。於星月暗淡之中。不能辨爲何事。即舍柁而前。及相隔數尺。適吉內爾被紋藏所踢。倒下。彼大驚。疑已被刀斃。趕往大檣邊。尋器械。將執以自衛。一無所得。大驚。轉步至後甲板。蓋憶得次郎吉死處。或有刃遺下也。仍不得。心中益急。忽思舢板中之木槩。甚長大而堅厚。可用以爲兵器。

即跟踉奔往。取得。擗。肩。上。尙。欲。出。其。不。意。以。擊。倒。紋。藏。乃。轉。至。大。檣。側。適。當。紋。藏。之。後。用。其。全。力。直。向。紋。藏。擊。去。果。爾。轟。然。一。聲。被。擊。倒。下。自。己。立。足。不。住。亦。隨。木。槳。而。俱。倒。吉。內。爾。大。呼。注。意。注。意。而。得。婆。衣。夫。之。頭。已。碎。爲。微。塵。魂。歸。地。府。噫。此。何。事。則。因。得。婆。衣。夫。之。來。紋。藏。早。已。注。目。其。槳。下。擊。時。適。在。其。前。之。曷。納。加。持。短。刀。竄。身。而。進。即。往。旁。一。閃。得。婆。衣。夫。之。槳。正。擊。於。曷。納。加。之。頭。上。遂。致。腦。漿。迸。裂。被。同。黨。之。人。擊。斃。而。得。得。衣。夫。之。倒。下。紋。藏。遂。順。手。以。一。斧。了。之。也。斯。時。甲。板。下。之。火。燄。早。從。梯。口。冒。起。黑。煙。飛。騰。致。甲。板。上。闇。然。更。不。辨。何。物。吉。內。爾。見。彼。黨。失。利。死。者。已。過。半。且。甲。板。下。火。燄。飛。騰。知。係。紋。藏。所。爲。一。時。不。易。收。拾。已。中。彼。毒。計。擬。欲。潛。身。至。船。旁。卸。下。舢。板。於。九。死。一。生。中。逃。去。所。以。務。避。紋。藏。之。目。紋。藏。此。時。正。四。處。搜。覓。無。柰。火。沖。煙。突。每。致。不。能。開。目。忽。然。由。暗。處。擲。出。一。空。酒。瓶。幾。中。頭。上。紋。藏。大。罵。迎。擲。處。走。

去。乃接一連二空瓶空罐。飛蝗般連擲。紋藏一不經心。即被一空瓶。擲中腰際。大怒。舞動大斧。趕往甲板之左。隱身在彼處之惡黨。旋身往後走。歛然已至後甲板上。紋藏適被舷窗邊。透起之火燄。截住去路。不能復追。轉往尋吉內爾。時吉內爾已將船右之舢板。解去釣索。堪々放下。適被紋藏所見。喝道。惡賊休走。試嘗我斧。今日天運已盡。尙能倖逃乎。吉內爾不及措手。吃一大驚。飛向後遁。紋藏擬往前追。又一折斷之船板。從後飛來。紋藏不得不少駐步。避於大檣之側。忽憶立處有防海賊襲擊之大炮一尊。正可用以擊敵。乃走至大炮之側。置斧於旁。啓一黑色之箱。箱中取出幾發之藥彈。瞥見吉內爾。乃在船左後。解舢板之釣索。早將二索解去。餘一索未解。另有黑影一條。在吉內爾身後。想即彼黨婆羅斯以防紋藏之襲擊。紋藏擊動砲牀轉機。使砲口正對舢板。位置方畢。吉內爾又將一索解去。舢板從滑車卸下。直下水

面吉內爾不知因何事。與身後之人調其位置。險哉。僅此一剎那間而轟然大炮之音若天崩地裂。已將後立之惡黨轟成齏粉。祇留數點血迹於甲板上。而不復見官骸之何如惡奴吉內爾則幸免此一擊。

紋藏者向於大洋海中。於數百邁當之波間。用炮擊鯨。百不一失。今祇狙射船尾左右。更不慮擊之不中矣。所難者。船中煙焰漲天。滾々從甲板下而出。一時目眩。殊難取準。然再閱數分時。則滿船皆火。苟非急制敵之死命。必有悔之不及者。遂不得不從速再發第二炮。第三炮。

十四 海光丸之結果

嗟乎。海光丸之後甲板。既因船具室之火。延燒之勢。漸及於後部甲板。及中部甲板。熊々烈々。不可嚮邇。又因紋藏所發之數炮。更取後檣。所有之船用什物。如舢板。吊臺。繩。索。桅。檣。等擊成齏粉。零鐵斷板。如雨霰般。紛飛雜入。濃

黑之煙焰中加之後部甲板因艙內火勢猛烈同時轟發霹靂一聲更如火龍飛舞直上空際紋藏此時舉一切人世之悲歡憂樂已盡付之流水其心中耿耿未能瞑目者僅此『必報仇』『必爲船長報仇』之一事苟非手刃敵人剖肝瀝膽必不能遽爾甘心所以子立大檣邊觀壯快之火光觀激烈之煙焰想後甲板已成火坑奸惡之吉內爾更無尺寸容足地則此時焦頭爛額或肢分體裂已成灰燼亦未可知所恨者未得痛快懲處之尤爲彼惡人之幸福正在目觀心忖躊躇滿志之時瞥見黑影一團直從右舷甲板之火焰中冲出且直向紋藏撲來紋藏不及細視隨手掣得大斧因見來勢甚猛知必與彼賭生死者趕往後避展其素習之武技持大斧砍去來人身體靈便鬚髮盡焦往旁一閃亦以所持之器還擊紋藏火勢已捲向前部甲板來二人猶彼此出死力相鏖戰然紋藏藝精力大對敵者終不能支僅三四十秒

鐘已逐漸向右舷前部甲板且戰且退。直至鐵闌干之側。紋藏早借火光認明對敵者爲吉內爾。知惡奴未爲大炮轟斃。尙能遂其報仇之目的。不覺大喜過望。因之氣力大增。不堪再少。寬縱緊々追往。此時二人相距僅數尺。地紋藏瞥見惡人被逼。手中擲出一物。直向頭上打來。不得不急爲躲避。往旁一閃。而嘟嘟一聲。落於甲板上。轉眼視之。則彼手中所執之刀也。吉內爾得此一閃。飛身一躍。直出鐵闌干外。而入於支那海之波裏。

紋藏見惡人已被兔脫。大呼曰：『失敗！天乎。猶佑彼惡人乎！』即亦躍至鐵闌干上。此時火勢即冲天而起。左舷已全燃。數百邁當之波間。明如白晝。紋藏下視海原。見吉內爾已杳不見蹤。影僅波浪開處。白泡翻騰。則彼惡人已入波心。而與海若爲伍矣。特終未能手刃之爲畢生之一恨事耳。

紋藏此時萬念皆空。更無一事足以縈心者。而一回念間。『海棠夫人與其

兒女漂流乎得救乎抑已沈於海底乎。船長巖太郎將基礎此海光丸以成其空前之偉業。今竟實志以沈於支那海乎。我帝國國民其有崛起以繼我等後者乎。心中轆轤上下。霎時如沸。又思我國嚮者。敵傍軍艦既於回航之時。忽然失其蹤影。我國海軍蒙一大損害。今者海光丸又遭此不測。則於他日。海軍實力未始非多一挫跌。也不亦令英雄短氣乎。更自念生平。虛度數十年。曾無片事有益於國民。而今寂々湮沒於大海。原內抑何不幸。雖然。我之生命即盡於此時。我武俠之精神固亘古不滅。我帝國之前途亦方興未艾也。我不可不惜此片刻光陰而祝我帝國萬歲。』時左舷甲板火勢雖熾。檣邊所架大砲。罩於濃煙之中。曾無少損。紋藏即冒煙突火。走至大砲之側。更實葯彈。展其角度。使與水平線成四十五度之角。紋藏高呼。帝國萬歲。即轟然一聲。開一祝炮。炮子噉然破空飛去。紋藏身後衣角已被火燃着。彼即

轉身跳下右甲板。更奮力一躍。亦飛越鐵欄干而入海中。

諸君乎。海光丸所乘之諸人。海棠夫人與龍子濱雄少年不知生死。漂泊於此大海原。巖太郎與紋藏及吉內爾。共入波心。次郎吉與惡黨四人被殺而死。十數水手。俱斃於藥。已同歸於盡。此數百噸之海光丸。一團猛火。烈々熊々。如燃千百之火把。乃紋藏入水後。僅三四分鐘。火已延入船中之火藥室。猛然轟發。如萬雷齊落。船材粉碎。不上一分時。火燄頓銷。船已直向千尋之海底。沈下渺茫無垠之支那海。依然夜深月黑。寂無一物。僅於波際浮一片之油。以誌海光丸沈沒之處。

佛家有言。佈一粒粟。化億萬身。畝傍軍艦。久以行衛。不明惹世人之注意。而海光丸無端焚毀。與日出艦。被海盜襲擊。同演慘劇。於支那海。抑何遭逢之不幸。不知曾幾何時。而使諸君拍掌歡呼。固有非尋常意計所能料。爲之快

心樂意者在乎。

海光丸既沈沒後。海面黑暗。忽露一點之青光。青光着處。乃一形如龍色。如雪之一大怪物。直向海光丸沈沒處。如箭之疾。飛駛而來。此怪物非他實一運用之電氣舢板。舢板中所乘爲數人之日本海軍人。此舢板來自何處。則爲龍子在海光丸所見之巨人島中。何以有日本軍人。及此電氣舢板。則且勿論。第舢板來時。因於無意間。在波際救起被難之一人。施救良久。方蘇。此被難者。誰爲海光丸船長巖太郎。知海光丸中尙有數人。我帝國軍人。誼切同胞。不得不急爲施救。所以直向海光丸行處。尋來。惜其所行方向。少誤。遂致與海棠夫人所乘之小筏相左。未能救入舢板。爲一大恨事。距海光丸沈處尙七八千邁當。於熊々火光中。猛聞炮聲。及一極大之爆裂聲。急往前駛。則相距約四五千邁當。已煙消火息。波間黑暗。不復見一物。而舢前青

色電燈光照處。適見一黑物浮沈波間。立即停輪援起。則一身長頭大。目黑髮短。一壯健之日本水手。入水未久。游泳波間。救起問之。即海光丸之水夫長紋藏。電氣舢板。復往前巡遊一周。則海面空濶。一無所見。遂直向駛來之巨人島退去。不一刻杳然不復見踪影。

(三編續出)

軍事小說新舞臺二編終

十四 海光丸之結果

一一一

軍 事 小 說 新 舞 臺

軍 事 小 說 新 舞 臺 二 編



一
二
三

欽命二品頂戴江南分巡蘇松太兵備道袁 爲

給示諭禁事據職商孟芝熙稟稱竊職等以輸灌文明開通風氣推小說爲最爰糾合同志集有成歎擇歐美小說中之新奇而宗旨正大者繙繹成書增進國民智識以輔教育之不及租定上海棋盤街房屋定名小說林陸續付印平價出售誠恐書賈射利翻印或增損字句改換名目希圖朦混嗣後凡本社印行不准他人翻刻除另稟

商務局憲外稟求准予立案出示嚴禁翻印並請札飭縣廨一體示禁並照會租界領袖總領事立案以重板權並具切結聲明所著雙艷記美人妝福爾摩斯再生一貳參案等書委係自行編輯並無翻印情弊如有朦混願甘罰辦等情各到道據此除批示分行縣廨一體立案外合行給示諭禁爲此仰書賈人等一體知悉毋得將小說林陸續所印各書翻刻漁利如敢故違一經查出定行究罰不貸其各凜遵切切特示

光緒參拾壹年參月拾壹日

看
看
看
看
看

廣告著譯小說諸君

本社見聞鄙陋闕恨良多如有海內通人譯著小說願印行世請將原稿寄來(譯稿附原本)由本社總撰述選定付印版權歸於本社未入選者即按原信住址姓氏於一月後奉還入選小說譯著諸君欲享何種權利亦請詳細開明由本社承認函訂特此廣告

小說林社廣告

泰西論文學 推小說家居首 誠以改良社會 小說之勢力最大 我國社會黑闇甚矣 而舊小說之勢力 實左右之 邇年始稍稍有改革 小說界之思想 然羸雜蕪穢 又居半數 本社爰發宏願 鈴鐸同胞 先廣購東西洋小說數百種 延請名人繙譯 復不揣嚚昧 自造新著 或改良舊作 務使我國小說界 範圍日擴 思想日進 由繙譯時代而進於著作時代 以與東西諸大文豪 相角逐於世界 而於舊社會亦稍稍有影響焉 是本社創辦之宗旨也 今擬月出書五六種 首尾完具 版片如一 彙積巨帙 即成叢書 海內外同志 當有拭目而歡迎者 茲將本社出版續印各書列後

小說
林社
已出版各書

地理
小說

秘
密
使
者

定價上卷各五角
下卷各五角

法國迦爾威尼原著吳門天笑生譯○俄皇愛烈珊德第三時叛將溼可烈糾合土耳其兵作亂帝弟大公爵被囚於也爾克苦帝命穆勒蘇朗笏為秘密使者往諭之經歷千辛萬苦奇絕險絕

軍事小說

新舞臺

定價五角

日本押川春浪著昭文東海覺我譯○日本巡洋艦日出號與海底戰艇電光號在中國海為俄國水雷艇所襲擊日出艦沈沒以後節次設謀誓復大仇大西鄉之出世飛律賓之獨立海參崴之上陸意大利之潛行法蘭西之馳書神出鬼沒骨飛肉動不可多得之傑作也

社會小說

再版 啞旅行上卷

減價三角五分

日本末廣鏡騰著昭文黃人譯○日本不通英語之一紳士旅行西洋汽船火車旅館市場種種取笑之事如痴如顛如盲如啞閱之可發大噱冷嘲熱罵游戲妙文

軍事小說

軍役奇談

定價二角五分

搜輯軍事界之機括秘要一片談屑可作兵家書讀可作軍事外史觀著者為英國文家譯者復按比中國時勢發揮之洵軍事界唯一之奇書也

偵探
小說

恩 讎 血

定價三角五分

本卷潤譯者為吳江金一其文筆之美麗娟秀為偵探談之冠事蹟與大復仇後半所述互有詳畧而福聯父女被難之歷史為彼書所無惟福與華生相遇事為書中所未載

偵探
小說

大 復 仇

定價三角

華生筆記元和奚若譯意○此書為福爾摩斯探案中第一案也書中詳述華生初遇福及同至培克街合居事福舉動怪僻幾為華生所厭棄繼述哲妻森花魄在羅立斯頓園復仇情節離奇為探案中所僅有令人一讀一擊節

國民
小說

無名之英雄

卷中

定價四角

著譯同秘密使者○詳述加拿大法人秘密運動覆英政府事主動者為無名氏抱終天之大恨為國民之犧牲東鱗西爪不可測度增人氣餒不少

寫情
小說

再 版 雙 艷 記

減價四角

社員譯述○此書之情致纏綿過於茶花女史事節離奇過於福包探案小說界中誠空前絕後之巨著也譯筆明暢又經社員斟酌增損文章價值自非他書所能比擬原著英國佛露次斯氏

歷史小說

法國女英雄彈詞

定價二角

挽瀾著○詳述羅蘭夫人救國始末用筆清情明顯閱閣中讀之足以激發熱誠恢宏志氣以天雨花安邦志等較之真白雪陽春不同於巴人下里矣

社會小說

美人妝

東海覺我講述 定價二角

西班牙國三月中有名之嘉那華會前後僅四日演出奇怪不測之事是志士是美人情節之陸離光怪耐人十日思副以明快之筆哀梨并翦雋爽絕倫是書本女子世界增刊其版權已贈與本社

偵探小說

奇獄一

美國麥枯滑特爾著 丹徒林蓋天譯 定價二角

彙偵探奇案為二編情事之離奇心思手段之敏捷巧變不亞於福包探案奇獄亦奇書也二編不日譯成

偵探小說

福爾摩斯再生後探案

先出九種以 下次第譯印

第一案

上海周桂笙譯

定價二角五分

再版第二三案

元和奚若譯

定價二角

再版四五案

譯者同上

定價二角

第六七八案

譯者同上

定價三角

第九案

上海周桂笙譯

定價

以神出鬼沒之福爾摩斯與莫掌教同死山谷閱者咸痛惜之不意會無幾時莫被擒福未死之奇忽如天外飛來怪絕快絕本社譯員覓得全案先將自一至九印行閱者當歎其心思手段之愈為敏捷拍掌歡迎之

歷史小說

孽海花

愛自由者發起
東亞病夫編述

定價第一冊六角

愛自由者發起東亞病夫編述○此書以我國唯一名妓賽金花為主人翁而全書包含近數十年新舊社會歷史奇絕快絕全書六十回先印十回以供快觀

偵探小說

一封書

吳步雲譯
定價上卷四角

美國先拉勒街花德雷忽然被殺由其女兒瑪林在遺書中發見寶石金圓性情之溫厚果斷事迹之變幻離奇先後十萬言洋洋灑灑佈局修詞俱極巧妙書印上卷下卷續出

偵探
小說

銀行之賊

謝慎冰譯

定價三角五分

本書為美國偵探叢話之一係灰脫大銀行失去二十萬金元之事書中關係甚多有偵探有魔術
離奇變幻真令人不可測度

偵探
小說

母夜叉

定價四角

豔情
小說

離恨天

吳江薛俠龍著

定價三角

寫情
小說

銀山女王

摩西譯補

定價四角

偵探
小說

秘密海島

元和奚若譯

上卷定價四角半

偵探
小說

日本劍

沈伯甫譯

上卷定價 角

豔情
小說

女
魔
力

吳步雲譯

上卷定價五角

科學
小說

黑
行
星

東海覺我譯

定價二角

軍事
小說

新
舞
臺
編二

東海覺我譯

定價五角

小說
林社
待印各書

福爾摩斯再生後第九(十)案

外交小說

姜之罪

男裝偵探

女裝偵

探 千鈞一髮 地中秘密

新軍艦

梅花郎

破乾坤

禽獸世

影之花

小說
林社
代售各書

真興味

丁初我譯

三角

海外天

徐念慈譯

五角半

戰爭哲學一班

丁初我譯

二角半

歐美豪傑之細君

一角

張伯倫

一角半

樂府傳聲

二角

國民唱歌

金一著

初編

二角半 二編三角

千年後之世界

女子世界

全年二元每冊二角

學校遊戲法

徐樂岩著

上下

二冊共七角

奇趣！玉蟲緣

〔美國安介坡著 會稽羅譯述 常初我潤辭〕
定價 三角 小說林社發行

常初我潤辭

法國赤貧之夫因緣一玉虫一月獲百五十萬弗金之鉅富其中如山羊圖之變幻觸骸之怪誕暗號文之奇妙巧合非有精心耐力不足探索其一二尋常一記事之文而含有種々偵探小說之意味碧羅女士從英文逐譯初我爲之潤辭文筆簡峭奇絕妙絕

俠女

奴

豫告 會稽萍雲譯述 常熟初我潤辭
定價 二角 小說林社發行

以波斯一女奴計殲三十八雄盜粉書之號見油瓮之破奸舞筵之暗殺方當種々危難而有急智有膽畧以破之沈勇機警其中國紅綫隱娘之儔歟沈々奴隸界乃有此奇物亟從英文譯出可作俠義小說觀可作偵探小說觀

F7
50625

乙巳五月初
年五月日發行



發行兼
編譯者

印刷所

總發行所

分售處

小說林軍事小說之一

定價四角

小說林社

日本東京市牛込區神樂町一丁目二番地

翔鸞社

上海棋盤街中市五百十四號

小說林

海上海各省書莊
及各省書莊

(軍事新舞臺編)
小說新舞臺編

